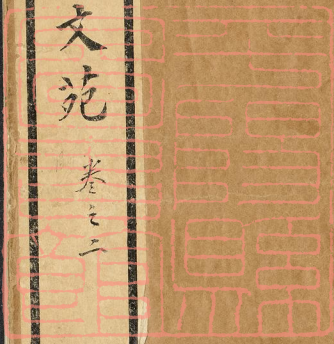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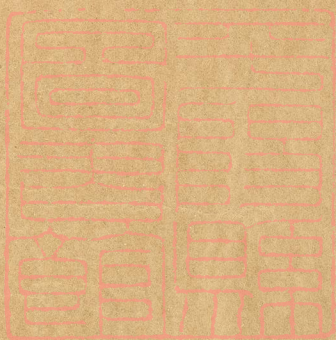
甌海文苑

卷之二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

1218





重修陳止齋先生祠堂碑記

劉紹寬

自有宋元豐九先生傳河南二程之學以歸世於是有永嘉之學
景望鄭氏艮齋薛氏出益以討論古人經制治法務施實用止齋
陳先生繼之復該貫於周官左氏究極聖人制作之精意變通當
世補苴之治具條畫本末粲如也蓋先生之學原於草堂張氏而
受傳於景望艮齋獲益於欽夫張氏伯恭呂氏其持身也兢業以
爲主其濟世也博通以致用昔人論永嘉前後之學所謂兢省以
禦物欲彌綸以通世變者先生實兼之矣余嘗論之孔門立教文
章得聞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聞者四科德行居一而政事言語
文學實居其三師弟子之所期許治賦足民應對賓客莫不致力
於實用而初非以空言心性爲貴也有宋安定胡氏倡明體達用
之學科條所設猶是孔門家法自程氏闡性理之微非不深入堂

奧然宗其學者不及百年。蹈虛之弊已見朕兆。欽夫伯恭之倫相與講明切究。思有以挽末流而正其趨。景望良齋之考訂千載求見事功亦無非矯其空言之弊。先生師友之間內明外修德藝兼備非惟方駕安定而已。卽謂遠續鄒魯不祧之傳近啓濂洛未宏之緒奚不可耶。顧其時金谿陸氏方以新說倡東南紫陽朱氏與欽夫伯恭相應和惟與斷斷乎銖寸異同之間。先生獨與其徒上下三代秦漢以還興衰否泰之故考究乎禮樂刑政因革損益之際。其事質實而無可遁藏其理繁蹟而非可懸揣其致功之勤與見極之難有非默坐澄心可以弋獲者。是以先生沒後其弟子不能殫究往往折入於朱由是天下之言不歸陸則歸朱至元之季而朱學敝明之季陸學亦敝有清諸儒亟起而矯之亭林梨洲船山諸君子所皇皇考求者皆已爲先生之所盡心舉無以越其範。

圍其他矯枉過正者。掇擊心性之學。至於朱陸立身行己而不詆
之末流所趨直以義理爲諱。言學風一隳。世道人心遂不可問。嚮
使先生之學得盛行於世。豫有以防微杜漸。亦何致潰決至是哉。
先生世居帆游鄉之澗村仙巖僧舍。爲所授徒講學之地。門人曹
叔遠稱其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哀其文自梅
潭始者是也。地舊有先生祠。清同光間孫琴西太僕嘗一作新之。
癸亥孟春道尹黃岡沈公率屬來游。惻然見祠宇之頽壞。謀欲再
新。捐俸爲倡。賓從咸贊。復手書屬縣勸募。踵集立應。瑞安爲先生
桑梓地。聞風解囊者尤極踴躍。紹寬往嘗謁公。公爲言先生之學
爲今救時良劑。不可不亟提倡。紹寬聞之爽然有以見。公修葺茲
祠之盛心也。今歲十月祠成。屬爲之記。紹寬因思吾鄉自太僕以
前不知有先生之學久矣。歷觀吾甌府州縣志。紀南宋人物。凡學

於程朱之門者皆詳其授受所自。苟名見於洛閩諸書無不備見。摭摭獨於先生之門弟子散見文集者熟視而若無覩。雖已爲全氏宋元學案之所採獲而亦復遺之。府志列先生傳於名臣而不能詳述其學於儒林傳中。蔡行之爲先生高弟亦不及詳其授受。然則鄉人知有先生而不知有其學。知先生之賢而不知其學足以抗衡朱陸。有以彌洛學之闕而救其弊。是可斷言矣。太僕旣新先生祠。又校刊其遺集。所著甌海軼聞。特詳永嘉經制之學。以別於洛閩之傳。搜輯先生諸弟子亦視全氏學案加詳。由是先生之學復顯於世。今公之心猶太僕之心也。顧太僕表章先生之學於文治未荒之日。其事易爲力。我公提倡先生之學於文統垂墜之秋。其事難爲功。蓋昔也人知先生之賢而不知其學。今幾不知先生爲何人矣。世變愈亟。修明愈難。修明愈難而提倡愈益。急紹

寬以是深敬我公葺祠之盛心。執筆爲記而益皇然有冀於方來也。若謂茲祠之成足爲山川增勝。夫豈足語於君子表微之意也乎。甲子仲冬月。

臥廬八十自序

池志澂

夏曆癸酉十一月十一日臥廬生日之辰。戚族友好以臥廬夫婦年皆八十又當重遊泮水重調花燭之期。將稱觴爲臥廬壽。臥廬謝不敢當。乃拜手自序以告人曰。蓋壽者原非盡人所可求而得也。故洪範九五福一輒曰壽。然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然必有富有康甯有好德有考終命。則其壽可貴。若無此四者。則雖生世百年生者不過如候蟲時鳥。死者不過如草零木落。亦何可壽之有。所以古大舜必得其壽。而必先曰必得其位。必得其名。是壽也者。皆由名位而來也。無名位卽非壽。臥廬少孤。

至今無一日不在憂愁患難危疑震撼之中。七十以前之歲月。前自序已詳言矣。溯自讀書而科舉而候選而游幕而行醫。馳驅海內外。離鄉十餘年。歷盡人世寵辱炎涼之態。甲午中日役興。歸自臺灣。知世事無可爲。遂欲藉醫以終身。乃與故人陳蟄廬介石粟庵何蒞石諸君。設溫州利濟醫院。其意欲以利己而濟人。民國成立。選舉風行。如商會總理。警察總董。戒烟總董。地方自治總董。余皆當其選。其後被貪官劣警所誣。而舍醫藥賣文作字。外地方事。概誓不聞。然幸門庭如故。子孫無恙。鼯鼠之技。足以自衛。猶可苟安。若夢之浮生。而七十以後之歲月。愈健愈非。遭家不造。幼孫先殤。三日之後。次兒繼逝。明年五月。次媳又亡。百日之喪事未畢。大兒七月。自括蒼幕歸。復以病卒。未幾。四女又相續而寡。外孫讀書聰穎。可成器者。又連亡五六人。老年夫婦。身非金石。內外骨肉所

關安得不傷心而剝削哉此皆余七十以後有生之不幸也內觀
家庭諸孫雖已長成然皆聰明不好學尙無一藝足以自立此固
我垂暮愛憐之慣然亦不能不時爲過慮也外觀當世朋黨紛爭
干戈滿天五倫滅絕六經掃地處此惡劫末局一切刀兵水火災
荒疾疫盜賊姦淫貪官暴民無不足具余旣老而不死未知他日
作刦數中人否也甚至孔子數千年大聖人中國大道賴以維持
竟敢改移聖廟沉霾閉塞春秋廢而不祭此更余二十年來痛哭
流涕更不忍聞不忍見之事也更有文章相知道義相親休戚相
關之友感恩知己宛然心目今幾何時而門祚衰微者有之子孫
不賢者有之香火零落者有之甚且高門華屋親歷其興然不數
十年間他人入室衣裳車馬之都非死者已矣惟我獨存觸目更
不得不感傷而沉沉者毋論矣設余不到此八十之年曷若不見

不聞之爲愈也。此皆余七十以後有生之不幸也。今既八十矣。小者既不能積金置產著書立說以遺子孫。大者又不能移風易俗。挽聖道於已頹而蕭然白髮。猶復碌碌忙忙。作世路逢迎之態。爲家庭衣食之資。不然一家十餘口。設非藉老犢之力耕。仍不免啼煖而號豐也。然人返羨余年已八十耳。目聰明精神完足。猶復年年白首而致千金。更非易得而不知余生一日。則苦一日。得一年則非一年。風雨舟車。傍人門戶。自慚自歎。仍復自笑自憐。若不幸遇有新進時流。一見余黃耆駘背。不問其人平日讀書行誼。輒以無用老廢物目之。立一意則曰舊智識。發一言則曰舊倫理。古人所謂愛親敬長。更不必言矣。豈眞樂只君子眉壽無疆哉。然亦債之未完。劫之未滿也。雖然天既賦我爲人。父母既生我爲子。豈可自促其生逆天而傷父母之髮體哉。祇得樂天安命。任其自生自

滅而已。噫。有尙父鷹揚之歲。無營平破虜之才。有放翁浮生之歎。無遺山空老之詩。古人同是八十也。而余竟若此。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耶。况余八十乎。又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余不知歿世後其名稱果何若也。所以昔人有言曰。一卷可傳。天扎亦神明之壽。百年空過。衣冠等朽骨之餘。壽云乎哉。壽云乎哉。余於是七十自壽外。又作八十自壽之文。

陳先生遺書序

林 損

嗚乎。此吾師陳先生之遺書也。昔中庸有言。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固至德之士。言動視聽。何適非道。發於著述。特其至而凝焉者耳。夫宇宙渺茫。非人無以宣其蘊。人事代謝。非倫無以持其紀。主倫者我。而大患在於有身。真我曰心。而良知不可遺。物求天君之泰。然必萬類之並濟。惟善可以建性命之根。惟靜可以反中。

和之本致中和而天地位研幾神而體用彰是故不縱一欲萬象
供其指揮不滯一隅六合歸其朗照由曾之恕行墨之仁循莊之
齊究老之真觀列之化斥楊之訖體佛之空以自建其極此皆先
生之所以深造夫道者也若乃通蔽相兼權衡在我取左逢右卽
流討源中規中矩成本於自然觀妙觀微並出乎玄旨治經不嫌
於大同論史無讓於見獨文學闢其天荒地理原其繫屬藏往知
來而無假著龜執古用今而非守陳跡聽訟令皋陶服而力排法
家議兵使孫吳驚而深戒善戰民貴君輕之旨見曉於冥夜計功
謀利之辭絕書於簡策繁星紛羅辰極居所終始本末一以貫之
蓋由積之者厚故吐納自宏養之者純故馳驟如一擇之者精故
語必韶夏居之者安故行以簡易非盛德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哉
自先生既沒微言稍湮及門諸子尙窮鑽仰執瓢飲海自期於滿

腹負鼎上山或廢於中道而遺書未出端緒莫尋天下滔滔並猶
牆面趨風嗜利逐臭應聲遂令異學猖而正誼隱大道裂而祇孽
橫人將相食滋足悲矣損昔事先生粗承啓沃愧升堂之屢嘆幸
天道之得聞歲序淹遲懼終淪墜而先生猶子孟冲先生校勘方
竟將付梓人橐籥旣動庶徐出之時雨日月意在斯乎輒僭附數
語以爲至榮至於疏附奔奏願與諸子共勉焉

南唐書補注敘

宋慈抱

昔顧甯人先生廣師篇有云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
余少讀甯人是文時不知吳氏爲何如人心固已識之矣越數歲
得吳氏十國春秋知其采古今古籍無慮數百餘種正史以外若
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獻通考玉海說郛王溥五代會要陶岳五
代史補尹洙五代春秋李燾續通鑑長編范成大吳郡考馬令陸

游南唐書陳彭年江南別錄龍哀江南野史鄭文寶南唐近事李
昊蜀書林澗中記吳萊南海古蹟記歐陽忝輿地廣記樂史太
平寰宇記祝穆方輿勝覽旁及稗官野史省志府縣志唐宋名人
文集以逮文苑英華宋文鑑等書蒼萃成編不敢臆造則顧先生
所謂博聞強記羣書之府非妄嘆也學莫難於治史治唐宋以下
之史事尤難於治秦漢之史此其故何哉秦漢去古未遠政事簡
而文詞亦樸以太史公之書所採取不過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
及楚漢春秋而已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雖自謂用
力甚勤其材料或取諸經典注疏或證以子家雜說要可屈指數
也顏師古注漢書稍比注史記爲難矣然自荀悅至崔浩不過二
十三家引爲藍本豈知吳任臣注十國春秋若是之繁蹟困難哉
吳興劉翰怡京卿績學好古近代鮑淥飲也所刻書曰嘉業堂叢

書曰求恕齋叢書且多於鮑氏知不足齋倍蓰茲讀其近作南唐書補注則又歎京卿爲人所難爲眞任臣之亞惜近世無顧炎武不足爲知己耳初李映碧嘗注南唐書與陸游所作大同小異祥符周在浚注此則專宗陸本不依馬令本引用書皆李氏所未見又證諸宋人說部不下二百種其用力可謂勤矣翰怡京卿尙恨其未見續出大典諸書也拾遺補缺並旁稽湯運泰此書注本爲周氏未及者成南唐書補注十八卷豈僅爲放翁之功臣雪客之益友實錢竹汀王西莊所望而却步者也何其盛歟慈抱往讀宋史趙普傳怪傳中事功不多而宋太祖恩遇之隆無人可比必有軼事爲史中所未收者閱知不足齋刻默記一書乃知宋太祖破李景兵於清流山下生擒皇甫暉姚鳳聲望遂著皆出趙普之策則當時君臣魚水非偶然也而宋史紀傳類此者豈少也哉惜無

人補注成書耳讀京卿此作輒嘆其有功於陸書不少而深高山景行之慕也癸酉秋九月

方先生墓表

陳 謚

方先生名成珪字國憲其號雪齋浙江瑞安縣人明天啓中有名之正者箸易辨疑舉孝廉有聲與其子拔貢生思兩世始見於志先生中式清嘉慶十三年戊辰浙江鄉試舉人丁丑攷取景山官學教習道光朝歷官海甯州學正甯波府學教授生平博極羣書與同縣林先生培厚嘉興錢先生泰吉青田端木先生國瑚友善精究倉雅尤嗜籀校古籍官奉所入盡以購書其學奄有德州盧氏元和顧氏之長先生嘗謂文莫古於說文韻莫詳於集韻惟其詳也故俗體兼收譌字譌書亦不勝指屈蓋當時董其役者既未精通小學而卷帙繁重館閣令史又不能致慎於點之畫間繇宋

以降遞相傳錄陶陰宵肯輾轉滋多固勢所必然也初據汪氏遠
孫校宋本正曹寅刊本之誤又假吳氏鍾駿所藏影宋本及陳氏
慶鏞校本重爲增定復以丁氏度所引原書件系條舉成集韻攷
正十卷見於永嘉叢書其他校本存者韓集箋正五卷致力尤深
孫先生詒讓謂其平議精案迥出陳景雲方崧卿諸書之上王定
保唐撫言校本四卷其語精者海甯蔣氏光煦采輯勦補隅錄中
又有呂氏讀詩記困學紀聞字鑑敬業堂詩校本各若干卷先生
所箸書曰干氏易注疏證一卷最爲通博晉干寶易注其書久佚
先生於陸氏德明釋文李氏鼎祚集解屠氏曾張氏惠言孫氏堂
馬氏國翰諸家輯本兼校互釋加以疏證而於張氏箋注采錄爲
多又以干氏易義本之孟喜京房二氏以孟京例校干詁別爲集
證一卷以廣其義干書雖亡於是可得其概矣寶研齋吟草一卷

守孔約齋雜記一卷所見集時文一卷王右丞詩箋注若干卷先生生乾隆五十年乙巳九月二十九日卒以道光三十年庚戌六月初六日春秋六十有六其葬於縣北門外五里聖壽寺之側閱八十歲鄉人陳謚於是爲表其墓嗚呼吾甌當乾嘉之際去南宋諸儒幾六百年學術衰熄殆盡其間猶有博聞強記明經行修之士自孫先生希旦與方先生爲最而所傳不振方先生身後藏書數萬卷而皆散佚靡有遺者子姓孤微欲求其行事遂無足紀斯則可悲也已

書玉海樓善本日後

張揚

吾鄉藏書清道咸間有三家項氏雁湖布衣之水仙亭其弟几山學博之株樹樓黃氏仲弢提學之蓼莪閣孫氏琴西太僕之玉海樓是也項氏以集部稱黃氏以精槧稱孫氏則以校本稱蓋皆有

專尙焉民元間水仙亭之臧悉歸楊丈志林餘流於滬上而几山先生之臧雖有存者蟬蠹委棄蓋非其舊矣蓼莪之書精者多留鄂寓辛亥之役半多散亡餘則贈於溫屬圖書館楊嘉爲編舊本目僅略見其概耳迨乎今日惟孫氏之臧自仲容徵君歿後子孫固守得以勿失多年東閣鼠傷蟲蝕在所未免然未至太甚余所見周畏菴方遜志等集雖蒸黴不可觸手蓋舊本破損而無可整理者也今徵君之從孫續萬歸自首都時過敝廬論學譚藝與我獨契數請觀玉海家臧書目屢辭未就豈以遵王枕祕不輕易示人歟顧余嗜痂性異督促益力終遂所願按其目得宋元明清本若干種皆經太僕與弟渠田侍郎評點及徵君批校則其所云善本者殆項氏黃氏所不能及者矣近海內藏書盛稱聊城楊氏常熟瞿氏江安傅氏南潯劉氏類皆以宋元本著夫書固以宋刻爲

尚而麻沙坊本譌奪亦多其視元明爲下固未盡然若不旁稽羣籍甲乙互勘則精劣曷見錯簡無別此臧書之所以首重校本也太僕之雄文徵君之樸學精義所在深裨實用惜不得一一假讀以徵其實耳嘗病臧書之家往往自詡祕籍驚人耳目或仿印而尊爲原刻或析卷而指爲完編此連江陳氏所以見疑後人非無故也緘萬其必無是失吾深望將其所藏於旁行斜上抉擇奧義綜錄成書仿札迓之例廣續其後使人窺見太僕徵君兩世學術之盛如登其樓讀其書斯亦太僕藏書之意不益善歟覽此目者亦有躋予言否乎壬申冬月

感遇五首

劉紹寬

鳳凰翔千仞橫覽雲霄中朝棲嶰谷竹暮集嶧山桐箐林非不蔚荆棘成灌叢周德在邪世抱道慎厥躬舉足隘四海所遇將終窮

聞達豈不願道汙身安隆蝸廬足自適蠻觸乃見攻諒哉老氏言
光塵貴和同

宇內方擾攘藩鎮啓兵爭樓牽徧中土疆場無安甯豪傑奮時起
抵掌說縱橫豈有戡亂功所志在衡行腐儒背時尙說經守硜硜
坐誦天人策願言致太平

仲尼祖堯舜政教不分途上之爲君相下之爲師儒本無宗教名
事與釋老殊後世夷爲三名實非云符歐化重實驗耶教斥矯誣
因以及孔氏迹屐東西趨滔滔起新說經訓成土苴尊親兩大義
萬古淪昏衢

屈原遭放逐乃著離騷經大招與天問眇思極窈冥五方不可處
卒自沉清冷伯倫頌酒德睨物等浮萍淵明稱曠達每醉不願醒
此皆託焉逃世網虞見櫻生途劇艱險跬步皆仄傾苟全惟沉酒

孤憤遂捐生所悲諸賢志遺慮難忘形倬彼先覺路入道界金繩
六朝盛佛學五季多仙真世道日衰敝宗教乃闢新譬諸閻室中
列炬耀向晨又如中流筏利濟出迷津人窮知返本始與性命親
攻取日厭惡妙道契真淳頓悟無生理超然清淨身

登探花樓見池丈臥廬題壁詩謹次其韻 林 損

讀書義利幼能辨齊物逍遙寄一遊桑梓敬恭儒者事攜童更訪
探花樓

議禮盈廷訟未休中年俯首到徐自明游桂精微集解誰求解修
楔翻憐有此樓

飛鳶萬里戾高秋忽憶當年馬少游錐處囊中宜脫穎立錐無地
又何樓

吁嗟褒姒隕宗周吾亦遼陽感舊遊三百萬人同失土悠悠天地

此登樓

書楹盡作龍蛇舞急就中誰學史游附祀興宗原不忝何妨臨海
聳危樓

人官物曲並從周攜手同歸自快遊梁宋風流存史筆風流庾謝
亦名樓

燕齊方士說瀛洲海上神仙待一遊萬事皆從平地起眼中虛擬
蜃中樓

高山仰止水長流不忍浮生逐物遊至竟羨魚非結網讀書我亦
愛吾樓

澹園吟集呈厚莊師兼示冷生寄廬

陳閱慧

滄海猶能聚德星一樓憑處異新亭春歸但見水波碧帙散欣逢
藜火青揮手雅絃變宮徵通靈妙畫失風霆

是日大雷雨

鯨魚正美香

醪熟勸飲何辭倒玉鉶

清明過甌隱園感賦

草長荒池柳拂營詩人祠畔又清明壺觴久寂嬉春約鼓角頻聞
教戰聲已散風花空感舊猶存壇坫憶尋盟夕陽負手闌干外惆
悵前游似隔生

送別宋二墨庵之高郵

梅雨清

宋生胸中羅四庫摘句尋章愁閉戶宣室求賢難用才洛陽少年
出爲傳征驂暫駐鹿城隅聲聲剝啄到蓬廬眼明乍喜故人過相
見還憐欲別初丈夫離鄉倣行李黯然銷魂別而已自言欲留不
得留明日江頭生春水春水東流斷客腸別意與之誰短長出門
攜手臨大道柳花野店春風香金烹芳醕華珍聚飛箋速客集三
五陳鄭吳嚴俱欽鐫詩酒風雲會龍虎青山落日大江橫華燈繼

曜豪張觥江南草長鶯飛候里閨推襟送別情驪歌一曲將進酒
勉旃宋生從此行吁嗟乎君才何如宋延清君學直超宋于庭生
值不辰昇平日升斗艱難困盛名當年辟疆來海角聞君弱冠才
卓犖甌隱園林招讀書抗志千秋勵樸學是時監榷在潤州頭白
江湖老故侯與君傾蓋應相見張飲平原十日留讀萬卷書行萬
里前路公卿爭倒屣天涯橐筆去依劉雖非吾土江山美璧社湖
濱夕照沉露筋祠外白蓮森相思飛作暮雲陰詩跡請向蒼烟尋

紅棉酒家燕集紀事

李翹

芳辰屬夏序北郊宜遊衍招邀皆髦士並集多儒彥笑譚雜隱諧
揮灑供筆硯咸共惜將離形影留餘絢穆羣公言依依諸子戀
中廚薦飛鱠良庖效豐膳雖非舞雩遊差同河曲讌曰余慚樗質
贈言竟無撰貞剛洵美行禮信期扁善世運值紛靡堅磷資磨鍊

傾觴謝醉止日夕罄歡抃

與梅冷生陳牧庵張宋頤林志甄同遊雅山蘇園遺址慨然

有作

宋慈抱

我讀霽山詩心馳馬鞍麓忠魂已九天舊邦蹙九牧後來蘇璠賢
擬刻所哀錄鮑氏先付刊作文深歎服况就故居棲瓣香南豐祝
大雅山房成樹樹如膏沐雲容朝暮更石狀鬼神肅裙屐盛一鄉
圖史盈百軸此樂南面王無端風轉轂遺址竄兔狐荒墳聞鴟鵂
麥秀復黍離長歌聊當哭二三素心人夙好文獻暴林遠伸遙思
蘇近願私淑一編印譜存歸舟且寓目

重建文信國公祠堂記

劉紹寬

自來山川勝地爲人所俯仰低回不能去者必有名賢遺蹟足以
動人懷思而尤以忠臣義士顛沛流離之地激發於人最深善爲
國者知兩間浩然之氣發爲忠義不可一日絕於天下故於山川
勝蹟之有係於綱常名教者必極意表章之使民履其地而思其
人覩其物而生其感忠義奮發之氣遂勃然而不可遏此其關於
世道人心者豈尠也哉吾溫之江心孤嶼自謝康樂孟浩然見詠
於詩其地始著至宋文文山浮海至溫求益衛二王不得會哭龍
翔寺而名益著至今譚江心故事者不侈言高宗之駐蹕而惟誇
文山之嘗至其地焉豈無故哉嶼舊有文信國祠建於明成化間
代有修葺清季圯毀特甚民國七年黃道尹慶瀾倡議修之十一
年林道尹鷗翔重加葺治甫逾十稔祠又傾侈矣蓋其時程工庀

材悉由匠人承辦功沽質窳隳壞自易今歲行政督察專員許公
蟠雲來瞻祠宇見之惻然以爲非所以妥忠魂而厲民俗也乃與
楊君振圻議卽屬興修出泉爲倡祠廂叢廟間初無大門游人來
謁者每不得門而入舊時碑碣置諸牆壁者屢經圯毀埋沒地中
無人顧問楊君旣葺堂宇飾塑神像復爲增建大門新舊碑碣悉
取嵌諸壁中俾後之游者登堂瞻拜慨然思國家顛危傾覆之時
猶有人焉揮墜日之戈扶傾天之柱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取義成
仁一瞑不視若此豈尙有一毫繫戀之私便身圖而負國家也哉
此誠可以風矣祠左祀崑山瑞屏顧公旁又有卓忠毅祠明萬歷
間由城南移建者楊君以餘力并新之材質堅良悉逾其舊顧余
尤有言者吾甌孤嶼之著始於康樂康樂在劉宋時雖有韓亡子
房 秦帝仲達恥之語然旣仕於宋而終背之臣節不無可議惟

明季瑞屏顧公銳欲恢復明室馳驅閩越息駕江心而卒爲盜所
戕其忠烈直與文山比並與忠毅之赤族殉難皆孤忠奇節照耀
千古清初陳觀察聖治嘗爲立祠嶼中歲久湮沒不知其處道尹
林公始爲附祀文公祠左竊謂如顧公者正宜規復舊制俾立專
祠與文卓二公鼎立爲三然後江心一孤嶼爲千古忠義宅靈之
地而人之俯仰憑弔低徊不能自已者豈惟騷人墨客之賞奇攬
勝而已耶許公與楊君皆有心世道者其表徵闡幽將有取於余
言故書以爲之券焉是爲記

陳穆庵文錄甲集序

林損

穆庵初示余管子集注序泛論及文余謂管子地員篇言五聲各
有比况其云凡聽羽如鳴馬在野者此穆庵之文境也穆庵深於
管子則一舉弦而餘音可審已厥後穆庵之文數變蓋用羽而宮

宮而角角而徵徵而商五音之備皆由管子發之余因告之曰以
文論文不若以音而達於文也以音論文不若以樂而正夫音也
師曠不作律呂失序於是管子之覈練不如莊周之閱深矣莊周
之閱深涉於謬悠又不若知言而養氣矣充知言養氣之實然後
可以修辭而立其誠昔孔子不夢周公有久衰之歎願衰盈之度
自我主之以誠役氣以氣養和以和適樂以樂節禮以禮博文使
持管子白心內業之篇以論文則劉勰之所以陶鈞神思可知也
以莊子天運天地之誼而論文則樂書可通也循孟子以意逆志
之道取左右而逢其原則詩序猶贅也神明易大傳之六辭以觀
情僞則周孔如見也羹牆之間皆堯舜琴瑟之御皆文王道在乎
邇文遠乎哉然或曰文以載道或曰卽文爲道穆庵其姑勉於文
乎勉於管子莊子之文則管子莊子之道可縷析也勉於孔孟之

文則太平大同之業可據也穆庵其益勉於道而不徒以文乎蓋
莊子曰彼節者有間而刃刃者無厚夫天下之文皆有節而吾目
豈有厚哉蓋藉此以爲觀摩之器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
不必有德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蓋依此以爲修道入德之門
積學齋叢書敘

宋慈抱

昔張南山爲國朝詩徵龔璉人序其書曰網取所無恩恩殺至所
恩之人而臚之高下之名曰作史網取其人之詩而臚之或留或
削名曰選詩皆天下文獻之宗之所有事梅柏峴壽其七十曰以
一人之書而千百人之書賴以附書之必傳於後無疑也以一人
之身而千百人之名藉以延其必食報於後無疑也宋慈抱讀二
氏文三歎而起曰選詩之功與作史等謂作史以傳其人之功業
選詩以傳其人之文章然選之作之而無有力者剗斲以行之不

三
幾於覆瓿燒薪與草木同腐此刻書之功所以與著書等也詩僅以陶寫性情耳作詩者固不如箋經詁史歷算輿地成專家著述爲尤難取專家著述數十種而刻之名之曰叢書雖不必千百人之書賴以附千百人之名藉以延其功於藝林又非僅著書選詩也茲抱持此說以告世人世人豈有應者南陵徐積餘先生持贈積學齋叢書二十種讀之有金榜周易考古一卷焦廷琥尙書仲孔篇一卷冕服考四卷宋綿初韓詩內傳徵四卷程際盛周禮故書考一卷張宗泰周官禮經注正誤一卷孟子七篇諸國年表二卷爾雅注疎本正誤五卷錢大昭說文徐氏補附考一卷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後漢郡國令長考一卷錢繹方言箋疏十三卷孔繼涵水經釋地八卷同度記一卷梅毓劉更生年表一卷洪頤煊管子義證八卷劉壽曾臨川答問一卷羅士琳增廣新術二卷江

藩炳燭室雜文一卷書多而且精箋經詁史歷算輿地不僅彫蟲
小技而已先生表章之功於是乎大矣與先生同時共棲滬濱者
劉先生翰怡亦以刻書爲務付梓毋慮百餘種而先生往又有鄒
齋叢書二十種及徐騎省集仿宋玉臺新詠數帙慈抱俱幸而獲
覩焉嘗語諸同志曰劉先生刻書如漢韓淮陰侯將兵多多益善
徐先生刻書則如項籍鉅鹿之戰戰士無不以一而當十者也

管子集注序

陳謚

周道衰微羣言淆亂賢者不得志散處四方百家之學各以其說
自鳴於世管仲以王佐之才相桓公齊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史
遷曰管仲之謀也班固箸錄管子八十六篇曰道家者流而隋唐
志列之法家之首焦竑以漢志管子入道爲非蓋竑故通道家之
學也吾家戶部公介石先生曰道之不可以法言也久矣老子之

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我嘗爲之
說曰失禮而後法近人侈畫子亦曰禮失而後有法禮雖忠信之
薄猶有德義仁愛之旨孕乎其中法則純然刻薄寡恩三代以降
法家主持世故故民禍愈烈管子固法家之雄也雖然管子之所
謂法亦異乎後世法家之所謂法者管子以道爲法者也王應麟
云張巨山讀管子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
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自昔著作之林薈萃衆辭文子淮南之類
無論矣道德五千言道家之先河也然亦非盡老子之言周氏涉
筆稱管子一書雜說所叢而純玉間聲時有可味可謂知言矣然
管子之書爲道家之言者十恆四五宙合篇曰毋犯其凶毋邇其
求毋遠其憂高爲其居道家去甚去奢去泰之旨也樞言篇曰先
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約則絕故親不在道家善閉無關

鍵善結無繩約之旨也霸言篇曰聖人畏微愚人惡明聖人將動必智愚人見危而辭道家不出戶知天下不闕牖見大道之旨也管子之書庶幾執天下之要賓賓然有以施其治矣權修篇曰法者將用民力也將用民力者祿賞不可不重法者將用民之死命也用民之死命者刑罰不可不審管子以此厲民曰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法禁篇曰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法法篇曰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以是明王者之無赦斯可矣又曰法重於民申之曰不爲愛民枉法律嗚呼法律爲民而設民之不愛而何法律之有夫管子之爲法固備矣然又必出於道故謂管子非道家不可也而世之能讀管子之書者

鮮矣管子書舊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及明趙用賢據舊本詮次其文列二十四卷始今傳爲善本吾友陳君繩甫於是成管子集注若干卷其說蓋得之戴望管子校正孫星衍管子義證劉師培管子斟補王念孫讀書雜誌俞樾諸書評議孫詒讓札迻諸書參之丁氏涵趙氏蕤顧氏廣圻張氏文虎俞氏正燮陳氏奐劉氏績洪氏頤煊朱氏東光以及日本豬飼彥博氏安井衡氏之言附之己意而出可謂博矣繩甫少從同里李君雁晴治校讎目錄之學甚精書成李君亟稱之吳中顧頴剛亦將爲之序以行世而繩甫復來於余余敬書昔之所聞教於先人者以告之俟與後之治管子書者而商榷焉可也

報張孟劬先生書

夏承燾

孟劬先生史席疊承廿六廿八手教獎飾逾量伏誦汗赧考據末
流學林積弊誠如尊論先生孤尙彌天兀然當砥柱中流之任今
之亭林梨洲非遺山所能望矣良齋經制東萊文獻慈湖心性洵
今日對症之藥而承燾所私心嚮往者尤在吾鄉水心竊以爲水
心目光之高氣象之大在宋儒中實一彗星良齋淹博似之而遜
其恢宏止齋醇正過之而無其魄力舉周張二程所自矜爲祕傳
之圖書太極一擊而廓清之謂是浮屠老子之學將欲根本盡翻
宋人道統之局答吳明輔書并斥道學之名爲不通謂古人皆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其言經世事
功又皆確有依據與永康之一味叫囂不同宋人朱陸之外殆無
能抗衡者惜未盡其才竟成絕學也敝鄉人士近無誦言水心者
七百年後倘得先生而重振之合金華四明蔚爲浙東一風會曠
代盛業豈持承燾一人所喁望哉宋詞聲律之學偶然涉興有所

纂錄皆至謙薄辱荷寬借益增慙慙邇來方欲棄去讀乙部之書以數年心力鉤稽宋史並世子玄幸有先生脫承示我周行俾得遵循耶閩浙戈鋌又張魚爛虬鬻可勝慨歎先生危城玉貌愀愴之詞誦之宛結然委體淵沙鳴弦揆日之操無所用於今日世方望先生爲井大春法高卿持一時風烈尙祈珍重千萬爲後學矜式也無階從容惟有翹企敬頌著安

偕隱廡漫筆序

陳準

偕隱廡漫筆者余友長興金子長先生所作也先生湛深經學精訓詁通假借援据古籍補正奪訛尤好詩古文辭及金石書畫琴棋餘藝藏書十餘萬卷每得佳本晨夕目誦手不停披於鉤棘難通者卽旁稽羣籍別紙識錄丹黃紐互紛如落葉先生著述積稿盈匱所著花近樓雜著五十餘種及其藏書解題浙詩遺珠集等

江安傅沅叔學使深爲歎服先生生處亂世猶抱遺經孜孜不倦可謂勤矣壬申歲予以學術定交雖未嘗覲面而書辭通問已無虛日而先生學術益進爲不可及也近以漫筆二卷見贈並囑弁言讀其書凡湖海友朋茶餘酒邊之論評隲詩文之臧否以及咫尺聞微瑣之事皆精采絕倫宜爲傅氏所俯心也余不敏何足以知文謹略述其梗概凡世之讀先生書者余可得附名于簡末尤有榮幸焉

宋東溪草堂處元法師塔銘跋

張揚

右碑在瑞安仙巖寺長口尺闊口尺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楷書徑數分碑題呂勤撰勤自署湖海老人不箸里籍攷嘉靖瑞安縣志職官表呂勤崇甯三年任縣職當卽其人浮沚集陶隱居丹室記崇甯三年夏六月維揚呂君少逸來蒞是邑是少逸當卽呂勤

之字其名字正相應也則勤為維陽人矣又王梅溪集嚴闈黎塔
 銘瑞安令呂公勤自號湖海道人邂逅師喜甚築庵於廳治後園
 命師居之為留三宿而去云云觀此則其篤仰玄風棲遲佛道蓋
 亦一蕭然仙吏也碑稱三衢趙公者即抃也抃子吼元豐二年以
 大理事判温迎請處元或在其時處元初入崇慶禮淨邦繼事延
 慶廣智後從法明繼忠繼忠字法臣永嘉人姓邱氏見佛祖統紀
 十三法明寺在西湖當其在法明時受知於范文正趙清獻二公
 清獻為作贊寵之處元既為繼忠信徒而其見稱於清獻固有自
 也開元寺在郡城見温州府志繼忠曾居之見忠傳故長公繼席往而傳
 教焉楊傑見宋史文苑傳字次公無為人嘉祐進士元祐中為禮部員外
 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刑點獄自號無為子事又見東都事略此及指月錄二十五
 云錢塘者指其官浙時也蘇公以南屏興教處師既不願就歸築

草堂於東溪時在崇甯二年亦見佛祖統紀而與呂勤三年任縣
職適合故志有與師爲忘年友之語塔在東溪後巖下滄桑變幻
其遺跡不可問矣師之箸經今皆未見温州府志藝文僅載輔贊
記三卷義例隨釋六卷知其遺漏多矣是碑沉埋數百載迨民國
甲子始見於溪澗間余獲觀之餘不禁狂喜屬寺僧加意護持俟
他日作碑亭藏之

伐木嘆

黃迂

院旁古虬松樹大蔭逾畝矗立此山阿搖風若自負鬱鬱參天高
仰視爲翹首山中少良材此亦空所有雖非棟樑資豈不勝榆柳
一朝大風發拔倒院牆後我時來見之顧而吁嘆久今晨匠師來
喧嘩圍童叟拔戶出尋聲丁丁斧在手虬龍旣倒橫始知其中朽
物腐而蟲生此理信不苟爲語憂患人漫云我旣咎

大梁懷古

監門俠客白頭尊車騎從容一過存博得侯生心肯死千秋艷說
魏王孫
梁園賓客數鄒枚詞賦當年最擅才落日孝王臺下路有人飄泊
未歸來

登飛雲閣感賦

林損

亭長還家唱大風斯樓我亦感無窮青山白水猶天際止叟鮮庵
已夢中庚子日斜鴉集宋甲辰月暈虺摧洪他年野史應留稿幸
憶前人尺寸功

寄酬季剛江甯

夢中歌舞並君歡爲倩夷堅志鳳鸞覺後玉音疑遠近悲來酒味
異辛酸忽傳佳句無人敵爲對豪情韻自寒太息朝陽樓百尺臥

聽燕雀轉千官

漫興和王海鬣根韻

姜會明

數家負郭却成村
垂老忘機學灌園
山為焚林餘秃枿
樹多錯節見盤根
燕巢危幕猶稱賀
蟻聚枯槐亦自尊
牧豎鬪牛常炊麥
蹊田是處有啼痕

哀東北

扶桑拓殖設專司
北進駸駸禍所基
余於丙午歲留學東京時日本已設拓殖省國內盛唱北
論臥榻已容鼯
睡久駭機猝發補苴遲
遼陽歸雁悲垂翅
楚幕栖烏報遁師
裘葛兩更蠶薦食龜陰返地復何時

送季恩游天台

陳閱慧

人言名山如美人
眉痕嵐黛爭鮮新
君乃好山如好色
夢寐烟鬢勞反側
天台秀出天南東
瓊臺珠閣何玲瓏
中有仙女罷梳洗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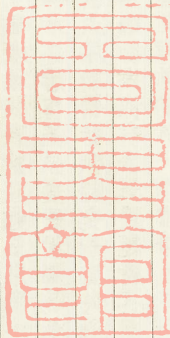
水傾瀉千仞峯幻爲珠簾爲飛瀑疑張天樂和笙鏞赤城一境更
嫵媚臉霞乍受朝陽烘嫣然下睇恍招手雲衣霞縠飄長風晨肇
事往已千載深塢依舊桃花紅玉京縹緲鸞鶴怨石梁阻絕莓苔
封多君勝情寄層碧不告妻子便攜屐琪樹瑤花石室春胡麻飯
熟君且食我不能從姑夢游先子直到寒巖頭更躡浮雲至華頂
一覽真形無餘贖興來援筆遍題詩遲子歸來相印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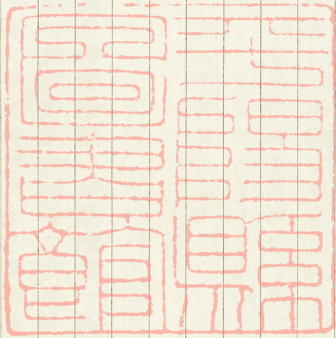
謁陸放翁祠在邑主簿廢署

宋慈抱

放翁昔年雲江泊明鏡行舟詩偶作橫陽南去繫千艘吹笛榕陰
望墟落神交何必宦吾鄉史筆詩才資矩矱立亭鑿井崇祠傍盼
嚮遙通忘郭郭江河行地日經天是宜豆籩伸烝禴錢子奇楊君
述好事盍朋簪彷彿騎龍戾吟魄念公夙願掃胡塵齒冷腐儒談
濂洛一官杖策西南征擊節高歌雙戟拓蜀山渭水大散關百斛

鄆筒消蹇諤盛名爲記
佗胄園清議幾誅揚
雄閣獨憐託興小雅
遺尸祝少陵氣旁薄
我生頗比南渡遲
鳳麟失勢紛蛟鱷
天柱已傾共工頭
神椎莫磔蚩尤髀
祭公何語慰公靈
九州未同四夷惡
東甌詩國古稱奇
翁趙二徐應酬酢
一氣清泉百本梅
快萃衣冠
陳鐘鐔





明代平倭諸將紀念碑

劉紹寬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中日事起東省淪陷期年而榆關
熱河相繼失守平津幾殆論者咸痛國威之不振軍氣之不揚也
今夏浙江第四區縣局行政會議瑞安縣長陳公成提議爲明代
平倭諸將立碑議云方今倭患鴟張無異前明然昔時溫屬被災
賴有戚繼光湯克寬牛天錫等協力禦侮得以漸次救平今者武
器戰術既難勝人所持者民氣忠勇耳亟宜表章諸將立碑紀念
藉以激揚民氣俾得奮起圖存恢復失地議上得允溫屬諸縣各
立紀念碑永嘉教育局局長董君鵬超承縣長張公感塵命立石
以碑文見屬余維明代倭寇擾及東南七省氛惡甚矣而與今日
之日本則情勢有稍異者明史日本傳謂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
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濱海諸縣此倭寇之一因也

朱紘傳言明初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歛人許棟爲之主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將吏不敢詰也或負其直棟等卽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逐之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怒恨益與棟等合浙閩海防久隳戰船哨船十存一二倭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來者接踵此又一因也然余聞師馬相伯先生云明寇非盡倭人中國之經商海外挾資歸者官吏卽坐以通盜誅其人藉沒之商民無所歸因引倭入寇故能熟諳形勝深入內地此又一因也是則明初之倭寇皆華人爲謀主以攻剽爲能事初非有爭城掠地之思與後豐臣秀吉之用兵欲以侵中國滅朝鮮者且大異而以視維新後之日本挾帝國主義以爭取殖民地者尤不可同年語矣是故明之治倭者肅清盜源在國內不在境外方倭初

熾時朱紉提督浙閩海防軍務首捕奸人許棟光頭皆就誅戮惟
爲勢家構陷以死至爲罷巡視大臣致海寇充斥毒東南者十餘
年張經繼任總督卽選將練兵爲搗巢計雖爲趙文華讒氣然平
倭諸將廬鏜俞大猷湯克寬等皆經所擢用者也胡宗憲諂事嚴
嵩文華人品不足論然倚以治倭特著聲績其誅海寇汪直徐海
陳東麻葉諸酋則大憝去而倭勢衰矣由是四出征討所在夷滅
卽戚繼光湯克寬等甯台溫之捷其方略皆受成於宗憲也迨宗
憲以黨奸敗戚繼光俞大猷移師剿倭閩粵浙撫趙炳然乃一鼓
以殲浙寇是則明代平倭諸將之功固班班可考者也顧余謂戚
繼光之功尤有可紀者初繼光守台金嚴三郡見術所軍不習戰
而金華義烏俗稱慄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
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數澤不利驅逐乃因地形制陣

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船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今讀所著練兵事實一書知其於平倭之功獨稱完美蓋非無故而然者夫天下安有武器不精戰術不講而惟以空言激揚民氣欲以恢復而圖存也哉且夫吾溫屬之民氣亦非不壯且偉矣樂清之趙連方輅等以士民禦倭死者前後不下十餘人平陽之陳老至以一身之死悍蒲門一城其烈與趙連諸人等是固所亟應激揚者然非有戚軍之精銳以救平於其後則諸義民之陷胸斷脰迄無所授以死究亦何補于國家哉然則今之激揚民氣將如何曰民氣之可用須養之于平日非激之於一時今世武器戰術至矣精矣然使驅飢疲離散之民授之武器教之戰術必不以應敵故於其民也必先有所養以膽其仰事俯育之身有所教以導其親上死長之義然後赴湯蹈火無不如志所謂激揚者如

是後之治軍者能師戚氏治軍之意精求武器戰術而後能善作
民氣而用之則國何患不強地何患不復是則區區紀念之意也
夫

樂天陳君墓誌銘

林損

益陽湯海秋窮老盡氣成浮丘子二十萬言曾滌生哀之惜其才
之未盡也外兄陳君樂天年十八卒遺著已數萬言其精嫻固未
敢晞海秋然所作強心賦載在報章傳之大都通邑人爭誦之其
亡也吾仲舅哭姪而慟家國之誼骨肉之情微斯人之慟而誰與
海秋以競服大黃一夕暴下遽殞君則以粗糲在喉哽咽致病綿
歷經月羣醫束手緩急不同其邁閔之初殆未異也君生平慕陳
同甫之爲人故所爲時有幽燕豪士之風而學養未粹桀驁之態
乃亦同於海秋海秋使其子問名於鄒卒以隙末絕婚君聘妻何

氏聞君死遂以身殉則海秋不及君子少君十歲皆以幼慧稱讀書經眼成誦或妬者曰慧者慮不能壽予幸免於詛而君適驗其言天讒司命固如是乎以是思哀哀可知已君死後家人時時若聞鬼嘯於梁君之志可念也君名朋名之音蓋與海秋同既而以伯兄孟冲先生子謚承君祀謚長請銘其墓銘曰

湘之與浙地於何有湯之與陳世未相後浮丘子行君宜不朽鬼而能文蓋續以爲名山之壽

宋慈抱

思退齋詩稿序
民國十三年秋余在郡聞王筱牧先生歸道山既爲詩以哭之越八年辛未夏五先生之孫中時抱遺詩來乞編定目錄余輒序諸簡端曰癸丑冬月余因亡友薛儲石識洪博卿廣文復因廣文識先生時當清朝革命以後徐班俟侍御自杭州歸黃叔頌觀察自

武昌歸胡蓉村大令自寶山歸與先生俱身歷滄桑藉作詩以抒其黍離麥秀之概而官斯土者冒鶴亭監督方建永嘉詩人祠堂於玉介園遺址輯甌東先哲詩爲永嘉詩傳招陳墨農大令董其事墨農豪飲喜高歌往與先生仕皖甚相得冒氏於先生分校江南鄉闈時尤屬雅故蓋一時壇坫之盛雖汐社復社不過也余於彼時年甚少然以讀書學文自命取歷代詩派評隲短長仿劉子元史通體例名曰詩學芻言都十六篇先生見之有鑽研風雅多心得侃侃論詩最起予之句旣而余以國志樂府示冒氏冒氏至先生許詢余家况學詣甚詳先生掀髯笑語之曰君留心甌郡古人未已復留心今人耶後冒氏嘗爲余言之然不數載而侍御以渡海死觀察以憂傷抑鬱死冒氏奉令調京陳氏亦肺疾不起存者惟先生及洪氏胡氏耳每過予於座未嘗不概世變之靡常年

壽之不能如金石而爲累歎太息者也先生嘗成進士以知縣官
皖有政聲會以事挂冠歸歸而諸子孫咸各自樹立無簞瓢之憂
日與二三同志泛棹城東湖畔藉絲竹自娛其卒也年七十有五
比黃陳諸公爲壽蓋其得天者厚包周身之防者至矣迨今茲讀
中時所攜之遺稿則先生往時與黃徐陳冒諸老倡酬篇什俱在
焉而洪氏胡氏少先生數歲先後各爲鬼錄不尤足歎惋乎哉顧
予竊有感者先生與世俗和光同塵不爲伯夷而願爲柳惠予少
時恆詫其詩文酬答之太濫三十以後涉世深而閱歷富見庸庸
者享厚福經經者必無以自容爲詩文亦然譽人太過者人不以
爲罪毀人而稍露端倪者人必出死力相煽構然後知先生詩文
不以太濫自嫌殆先見及此者耶昔龐統性好人倫所稱述多過
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天下大亂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而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統之言如此讀先生詩有可以知其德量與統同等而世事盛衰存亡之感爲余所目擊者輒拉雜書之以付中時亦可爲異日誌鄉邦文獻者之考證也

籀公樓記

陳 謚

有清之季兩浙治樸學者有德清俞先生樾定海黃先生以周與瑞安孫先生詒讓皆承休甯戴氏之後於是世所謂白衣宗也當是時吾甌學者孫先生父衣言仲父鏘鳴方以宋儒陳傅良葉適永嘉經制之學倡導後進而樂清陳先生虬平陽宋先生衡瑞安陳先生黻宸並起是將救民於水火之中然孫先生獨好六藝古文治訓詁校讎之學絕精是時海甯唐仁壽德清戴望儀徵劉壽曾亦皆治樸學孫先生與游江甯學益進而私淑鄉先達孫先生

希且方先生成珪之墜緒當是時德清定海二先生皆以高年碩望爲天下國人所矜式者久矣而孫先生最爲晚出故名亦最隱及餘杭章炳麟獨稱之謂孫先生學術龍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所著周禮正義墨子間詁其精博足以摩綴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於是今世治樸學者始皆稱籀膏先生乃大著於世云鄉之普通小學孫先生所手勗也共和十五年三月校長余君思勉築樓以繪先生像爲祠祀之榜其門曰籀公之樓將以志其不忘也詩云旣見君子云何不喜敢不拜而爲之記

報張子孟劬先生第二書

夏承燾

孟劬先生撰席再奉還教督誨委曲感荷無似慈湖之學失墜已久先生拈出其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以藥末俗物慾橫流甚盛

甚盛東萊文獻導浙東史學之先路而當時朱子卽譏其博雜後來更相附和與永康永嘉同蒙世詬然多識蓄德正浙東學風之長處與程朱言道統篤守一家者不同水心題周子實所錄謂近世以心性通達爲學而見聞幾廢可以蓄而猶廢之狹而不充爲德之病矣此正爲東萊張目之論後人從程朱以詆浙東諸儒皆偏阿門戶之見不足當水心一映也亭林以實學拯明季之空疏而今日考據積弊卽承亭林而來而不可以此咎亭林所謂雞靡豕零是時爲帝先生謂今日若以亭林學亭林者必非亭林洵確至之論世變亟矣甚望有水心亭林者起而拯之舍先生其誰哉二雲遺緒承燾豈所敢承以平日讀宋人書較多妄有意於宋史實未敢冒昧著手竊念厲樊謝最熟於南宋掌故而其平生著述遼史拾遺以外惟搜摭瑣聞爲南宋雜事詩南宋畫苑錄東城雜

記諸書與前人論劉孝標之注世說涉跡同譏承燾之學尙不能
望樊謝萬一何敢妄有論議以年來襞積瑣細侏儒自傷願思稍
稍從事廣者大者以自砥礪怙先生見愛一發其狂瞽尙不斥爲
妄謬乎承惠蒙古源流箋證俟暇細讀當續有乞教先此拜謝敬
承道安不次

徵求東甌書畫名家事略啓

李翹

夫玉清雲構傳雁蕩之飛泉丹鼎烟浮著龍須之古蹟峯標斤竹
謝客詩清濤擁木榴蓬山景勝松風半嶺梅雨一潭神工剜結翠
之巖江月照懸虹之嶂地靈旣異秀質自輝振碧海之漪瀾家操
和壁問浮提之淳漆人握蛇珠原夫書畫者心聲心畫闡玄祕於
靈襟得意得神播秀風於遐軌信足稱一邦之妙與六藉同功者
也粵考吾甌舊志甄采書畫之士屬縣志乘記錄翰墨之儒散見

諸門厥分四類爰揭其綱目俾明其體裁聿觀廊廟之士帷幄之
臣蒞政理務維情輔教或謀謨以定國或忠恪以當官未有洞澈
字體齊美乎淳誕詔繇超軼畫家致巧乎林泉花竹如姜少卿之
敏思著懿采於勝朝黃中書之妙毫紀芬藹乎明史挹巧稚節二
美兼臻乎前賢刊載書品七采獨追於往記是曰立朝大臣其類
一也綴學之士雒誦之徒校九師之易披五典之教莫不醇謹爲
懷斧藻其德迺者羣玉法帖幼學著方正之奇逢慶題敍正則顯
適勁之美是知歐顏峭直則箸森嚴之姿虞褚淵沖克挺瑰瑋之
表纖波濃點嗣太清樓墨迹之遺琴鶴繭蛾覽大觀閣法書之刻
是曰理學鉅儒其類二也迺若輞川詩畫遂傳摩詰之名蘭石譜
圖亟慕孟堅之雅茹薇之士抗志乎高冥散髮之懷寄意乎巖岫
然而辨乙癸之爵卣書楷續嚴列商周之鼎彝紙墨佳致翔之則

鸞驚鷹峙蟲篆能精崇滋則龍伸蛇槃隼波特著環庵有集竹所
留編志逸滄洲心在汶上是曰隱逸之士其類三也若夫巒壑棲
眞建蜀山之茅舍烟江浪棧築貞溪之草堂菰城旣傳隱風雲林
復留雅迹徵之我邑亦景前良如雨花居士愛稽山之幽居漁村
小隱築柳塘之隱處萬壑爭奇之勝本適瑩情三吳懷古之區殊
標高致是曰遊寓之賢其類四也自清季修史以後迄華夏光宅
以來邑志未修典聞多闕檀欒飄發之勢湮沒而不彰蟲蛇焚緼
之體濛昧而難紀其或擅八體之士工六學之儒散見疏記之書
偶錄墨林之話若維仁山水之妙小崑蘭蕙之圖次山三品之傳
情齋六友之繪寥落僅存纂載莫備若非廣爲網羅詳稽姓氏將
見遺佚日甚殘闕莫存爰復列其四端庶總歸爲八類昔者右軍
善隸而子敬體譏枯槎徐熙繪花而崇嗣圖成沒骨成史所載濟

美爲難書畫之林競爽者眇然立德立本聯美貞觀之年大李小李標名天寶之歲郝衛舊族崔廬著姓豫州之隸法傳家泌陽之草書冠世是曰譜家學其宜廣者一也至若三年畫筴韓非儲說之談二牘齊書世珍螂環之記則同臨川左右之字發於兩毫張瓌枯榮之松隨其雙管波浮水畫粉弄輕雲畫石則雷雨朝冥潑墨則烟霞夕起是曰載異技其宜廣者二也餐霞之士擁錫之徒蹠迹精廬鍊形丹竈而羽人次仲先創分書法師智永尤精字理千載奉爲楷模八法依爲矩範稽之後世代有傳人希白之潭帖摹拓尤工吳僧之草蟲秋毫皆具或紀于輟耕之錄或述乎涑水之詩是曰紀方外其宜廣者三也維彼閨賢實爛閩德宜乎但專四德九嬪之儀莫通八體六文之製矣然而筆陣之圖茂漪以傳逸少五岳之繪趙后以貽吳王蜀中妙製新染松箋越國靈心偶

圖竹譜管夫人之遺繪祕苑棄藏清瑤君之小詩端溪刻石是曰
志閨媛其宜廣者四也凡茲八目總載諸賢闡幽顯潛歌伐木者
鳴嚶誨魯振蒙思綴求者集亦諸君搜羅掌故校補佚聞桐陰之
記論畫繪境之載異談尙能披湯垢之畫鑒惠升庵之祕錄殘章
斷簡優曇尙現人間相纈鄂花蒼萃而成全集庶乎賡東溪書法
之載文士傳名誇西晉名宦之賢墨池媲美豈與夫緝之永嘉之
記但志山川史公輿地之篇徒稱巫鬼而已哉他若畫龍首而畸
形禿兔翰而乏骨勒排描畫空誇祕閣之珍吉了鸚哥永謝丹陽
之客

題孫仲容師學務議稿後

劉紹寬

西學甄微參化育能利人官與物曲列強飈起競相師較轍五州
雄百族我邦文弱蝨其間錮蔽聰明由科目志士扼腕請廢陳啓

迪人才闢庠塾吾鄉孫子楚蘭陵當代經師稱老宿清廷聘任諮
議官勤學成書上當軸本議四篇枝議十持論名通非瑣黷篇末
糾正羅氏議市實用詳言可復吾師應聘作此書卑無高論貴通
俗屬藁初成不自惜侍史門生勤收錄青田劉君得數紙枝議遺
文差可讀其餘得者李松舟流落西湖今誰屬劉君裝池爲長卷
持贈海髯勝珠玉海髯出示爲憮然紀以詩辭寫充幅我讀此卷
增慨歎卅年事往風驚燭學海堂前共侍人孫仲師辦理溫處學
務在郡舊試館堂有
學海堂匾額係阮雲散風流渺遺躅猶憶吾師下筆時興學作人
計爛熟云是匡國需賢才羣彥奮興強可卜豈知道微邪說起新
學未興舊顛覆六經烹滅等劫灰三網淪數夷禽犢從來虺蜴中
人心始動龍蛇起大陸亂甚五季與五胡開闢以來此創局吾嘗
聞師憂世語早識亂機已潛伏小人偏多諳練才君子翻慮聞見

惜是知真儒不世出旋轉乾坤付碌碌爲政殖莠使亂苗論學還
珠竟買續育英儲才了無效誰詠菁莪與棫樸民智日窳德日漓
坐使國勢益窮蹙吾師長慮尙及此應悔導川輕決瀆民生至此
百不聊聊以長歌當痛哭

丹霞寺訪李忠定讀書臺

黃迂

百劫江山墮蒼莽書聲是處再逢難草廬心事思諸葛芋火固緣
話懶殘十疏朝端稍震動一時和議誤偏安相公應有祠堂在肯
使丹巖落日寒

時議改建
忠定祠

過毛鶴舫先生安序堂故宅

先生名際可清初進士歷官劇縣有政聲康熙時召試博
學鴻詞報罷告歸著有松泉文集及安序堂文鈔等書堂
遺址在小西門內題榜猶存而池館不可復識矣衙齋無

事與復戡攜屐過之愴然有作

寂寞城西舊草堂當年獻賦詣明光

同時方涓仁先生象

瑛有健松齋集與先生齊名

語石林亭跡已荒

語石山在邑西五里爲先生少時讀書之所

百劫還

教留榜墨千秋畢竟仗文章縱然一片滄桑地猶惹詞人話多陽

探花樓歸途口占

林損

自笑眞成爨尾桐控弦高詠此樓中金徽珠柱原非分鐵板銅琶
亦已窮東去大江流日夜北來一雁入高空油油禾黍羣相賀更
指天西望彩虹

仙巖紀游

姚琮

萬丈銀河倒太空吾鄉山水此稱雄未雷猶自疑新雨長日無端
掛白虹曠代幾人承絕學半生行役悵飛蓬中原鼎沸慙投筆道
左還聞說總戎

平陽過黃梅生雙溪草堂

宋慈抱

渡江結伴謁劉蕢

渭劉次
饒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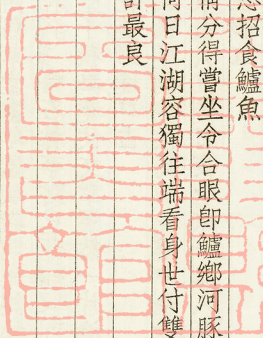
策杖名園一識君
花木逐時知雅意
峯巒入座滌塵氛
顧樵作則夫無敵
惲格為師婦不羣
和愧迂儒困

記論傾心最仰屐偕裙

季思招食鱸魚

陳閱慧

敢詡詩情分得嘗
坐令合眼即鱸鄉
河豚蘊毒猶爭詫
黃雀多脂亦自妨
何日江湖容獨往
端看身世付雙忘
青衫在昔譏蛙黽
漁具相隨計最良



辛白詩鈔序

天台褚傳誥石橋

吾友瑞安陳君辛白之學不盡沈酣乎詩也而詩特其興之所寄
偶一爲之耳然自南游五嶺北宦三晉再執大學教鞭談藝都下
不下二十年間往往俛仰古今感懷風物不能自己而吟詠遂日
積而多其亦結習紛紛一隨理悟者歟辛白嘗語余以明月爲秦
邊寨名王龍標謂秦時明月漢時關其證也余於酒後茶餘亦嘗
質辛白以王子安滕王閣序紫電清霜語出梁蕭淵明謂王將軍
爲王僧達特檢楊升庵集讀之則相與一視而笑嗣是辛白凡有
所作輒出以相示余亦往往賡續之嶺外之事之可紀者越王臺
而外如虞翻舊宅南海神廟厓門訪楊太后陵約遊羅浮珠江夜
市以及紅雲宴碧玉樓盲姬艇戶荔支羊桃之屬辛白靡不有詩
而詠史則鬪題於笥每夕拈一題分賦各隨才情所極有疊至六

七韻者辛白嘗先脫藁而篇什亦倍多於余其才力過人率皆類
此判袂以來余則移硯家山而辛白以知事分發山西乃北渡黃
河登太行遂抵陽曲則旣留連海子登眺小天台有若太原公子
裼裘而來可於髣髴間遇之矣繼又北出雁門之河曲縣任河曲
爲古樓煩地西瀕河套北近邊牆南臨甯武之五寨而東連乎偏
頭皆余足跡所未嘗到者余往者居晉陽久嘗見有風塵三俠圖
寫李藥師張一妹虬髯客皆絕妙欲有所題詠而未果今辛白於
虬髯青主皆神摹筆寫各有江山第宅之感又與拙著西行草相
應和是辛白於余前後踪跡又往往而合也使其錦囊不撒一枝
花管長留天壤則搖五岳而凌滄洲必將更有驚人之句可惜以
上問青天者奈何都市之琴未碎而江雲之望已窮落月屋梁徒
思顏色追念良友其可不痛心乎哉今其少君穆庵哀錄遺詩得

四百餘首郵寄求序余不文何敢輒任玄晏曩在方言學校介石先生嘗語余以辛白之知我謂辛白爲識人夫余何足辱辛白知特辛白故示謙衷而欲下采葑菲耳然每念介石先生言而益於辛白不能或釋於懷也然則余雖欲不一言而不可得矣用是本余平日之所以傾倒於辛白者梗概述之以見余於辛白固嘗應以同聲者旣念辛白又卽以答穆庵世兄之請而幸辛白之有後也若夫辛白學問行誼與其經濟則有平陽劉君之佳傳在茲皆不復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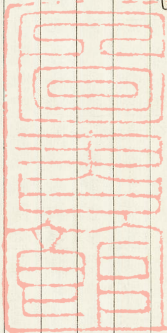
意園詩鈔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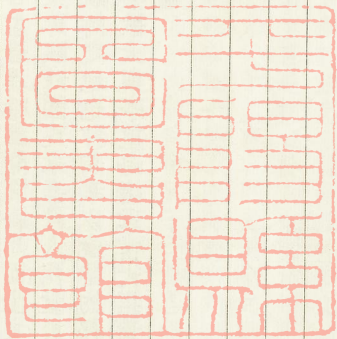
如皋冒廣生鶴亭

陳顛百子萬兄弟咸負逸才余來永嘉不及見顛百子萬則常攜其子仲陶入甌隱園詩社社中若符笑拈陳墨農洪棟園汪香禪錢伯吹固皆一時之雋也余去永嘉十五年笑拈墨農棟園香禪

先後逝伯吹久不相聞獨子萬父子歲一二書來勝之以詩畫而子萬則亦於前年以風痺逝矣子萬之逝余爲詩輓之極哀今年仲陶哀其遺詩來乞言往余讀仲陶僉廬將車諸集輒欲爲文以張之間與客言造物之於人也富貴可不靳而名則靳之至於一家之中兄弟父子並有名則尤其靳之靳者也詩小道也仍世能稱於人則難以杜子美不能得於宗文宗武以李義山不能得於袁師千載而上惟魏武帝父子尙焉若斜川之於東坡則猶強弩之末也子萬詩近其鄉人四靈而才氣過之其上焉者幾於頡頏蘇陸其爲人恂恂若儒者工書法畫墨梅似宋人又多識其鄉先生嘉言懿行所著書高逾於頽使子萬生承平日與其兄若子出入玉堂金馬間比之瑞安孫氏黃氏甯不能後先鼎足晚博一第朝市變易栖遲家術而僅僅以詩人終此其遇良足悲矣然天既

昌其詩又昌其賢子孫焉則所以予子萬者不爲靳也仲陶年未
壯所學曰孟晉異時聲聞駕斜川而上之其所以傳子萬者不更
永耶曩余葺甌隱園建永嘉詩人祠堂於園中茲園固子萬與符
陳諸君賦詩之地也仲陶幸以歲時約邦人之能文而又好事者
春秋會祭歌大觀亭望海諸章當大招焉祭永嘉之詩人卽祭其
先君子也





王仲蘭先生墓誌銘

池源瀚

天下豪傑有志之士懷其欽奇磊落之才思得當以爲世用不幸
跼伏里閭無所措施而目擊時艱關心民瘼不得已寄之文字託
之詩歌以少抒其愛國憂民之念雖至抵觸忌諱橫遭禍患曾不
少自顧惜此其氣節才抱之過人固遠非庸懦畏葸之輩所可等
視而或者不察乃僅僅以詩人目之此眞足短志士仁人之氣者
矣源瀚自少時輒聞永嘉王仲蘭先生善詩爲吾鄉孫太僕公所
稱許其後屢求先生遺集竟不可得今歲春間授經郡校從楊園
處士得讀先生遺詩甚夥並得輶聞先生品學概略乃知先生固
負經世之具遭時不偶抑鬱長終僅以能詩名非先生之志也先
生之外孫吳君競與源瀚交有年知源瀚雅慕先生乃偕哲嗣廷
諤造訪寓廬以先生大集見示并以狀乞銘其詞甚恭且摯源瀚

固不得以不文辭遂撮其大較而書之先生姓王氏諱德馨字玉才號仲蘭居永嘉縣膺符鄉上田莊其先蓋自二都英橋遷居迄先生已七世矣先世多隱德弗曜至先生始以讀書起家道光戊戌學使者廖尙書按郡先生以詞賦爲尙書激賞補縣學生天性孝友父聯階公患痹沈委牀簣者八年先生晝夜扶持未嘗離左右道光乙巳疾益劇先生籲天減算以益父壽已而霍然迄咸豐甲寅始歿計時適符一紀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也先生之兄孟棠公早卒猶子尙棠未成立先生教誨之綦嚴比長授室猶爲之董理家政不以非己出而歧視也先生性質慷慨喜豪飲慕任俠於地方利弊尤所措意同治壬戌吾郡以遭粵匪之亂詔豁丁糧縣令郡守比而爲奸匿贍黃不宣督征益嚴先生作匿旨擅征揭深著官吏罔利病民之罪官民相抗者逾月守令乃別假城捐名以

括民貲民深以爲苦而無敢誰何先生乃復擬元道州賊退示官
吏詩屬同邑陳丹香茂才和作隱以託諷守令深銜之遂撫他端
逮陳下獄先生乃南走閩北入燕陳之當道久之獄始解間關山
海浪跡遼河五載始歸鄉之人咸以此義之先生自幼喜爲詩嘗
搜羅漢魏樂府及唐宋元明以來諸名家別集數十百種覃心冥
追獨有神會七應省試僥得復失護落牢騷益肆意作爲歌詩以
攄意抱至大獄之興出關以後閱歷山川風景人情土俗一一發
之於詩而詩乃益工所著有雪蕉齋詩六卷識字農詩話六卷雜
著三卷平生所鈔詩文并經史無慮二三百冊凡先生嗜學之勤
大節所在可紀者如此嗟乎詩三百篇大旨原於忠愛魏風碩鼠
之章小雅大東之什凡詩人所爲長言永嘆作歌告哀者豈好爲
是嘵音瘖口爲哉誠以國敗官邪征輸無度詩人生逢其會不忍

斯民之顛連困苦坐受荼毒於是剴切激昂譜諸歌謠以風當路
要不外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意此變風變雅之作哀怨所以獨
多也自世道微而詩教壞文人學士喜爲風花綺麗之辭兒女纏
綿之作藉口風騷託詞怨悱此風自唐已然李義山杜樊川溫飛
卿最喜爲之末流所趨沿爲俗體數千百年詩人輩出求如杜少
陵白樂天蘇子瞻陸務觀諸家之縱橫沈著忠憤填膺所謂詩中
有人詩外有事者不少概見先生以一書生傷心時事獨能淋漓
感激慷慨悲歌雖與不肖守令多番齟齬禍幾不測而先生不稍
自默必欲激烈陳詞吐其胸中所欲言者而後止而利害死生直
置不問此豈尋常吟風哦月追唐摹宋自命詩人輩胸臆中所有
事哉惜乎手無斧柯所志不遂卒爲不肖守令摧抑以去此豈非
吾民之不幸耶此尤非先生之隱憾耶雖然彼當日不肖守令得

以磨牙奮爪攫噬民財挫折士氣者至今雖魂銷骨鑠而温之父老子弟譚述往事者猶痛憤唾罵視之如狗彘之不若而先生之名節風義則固已垂之鄉邦永永不朽此源瀚所以樂爲縱筆書之以爲世之爲猾吏者警而爲義士者奮也先生之生在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其卒也在光緒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春秋七十元配周孺人繼配葉孺人皆無出續配邵孺人雅嫻吟詠有針餘集殘稿生二子長朝清亦能詩有留硯山房遺草俱附先生集以傳後先生十年卒次廷諤邑庠生能以文學世其家女一適吳肇基亦孺人出也孫男五鼎元國棨國楨國桐孫女三長適陳閱慧次三俱未字其葬在邑之十二都竹奧山之原銘曰

我温僻左極海而東鎖港以前民智尤蒙官橫胥黠巧爲欺矇咸豐軍興十室九空先皇曠典蠲賦恩崇嗟彼墨吏罔恤民窮橫征

苛括術毒計工小民有口孰白怨恫卓哉先生憤激五中南都防
亂監門孤忠民氣以厲吏怨斯叢先生奮然不顧厥躬橫罹獄禍
力抵官鋒其事足紀其名已隆耿耿寸臆永奠幽宮我昭以銘所
論綦公千秋萬歲式此高風

籀高述林跋

孫延釗

右先考徵君公遺箸籀高述林十卷所載各體文字有攷十三說
三述一釋義二十五敘跋三十四鐘鼎釋文三金石攷跋三十五
記四辨一墓表一書札七大凡百二十七篇原稿初名擅藝宦雜
箸有光緒丙子劉叔俛校讀之記旋改今署丙子公年二十九則
改署蓋在三十歲以後矣最晚定稿莊二巨冊上册五十七篇下
冊七十篇每篇各自別葉繕寫前後篇皆非以次連綴開卷第一
篇爲徹法攷首題卷一而於加席重席說篇首題卷二斲斷謂之

定義篇首題卷三毛公鼎釋文篇首題卷七秦權拓本跋篇首題
卷八記舊本穆天子傳目錄篇首初題卷五終乃易五爲九與王
子莊論書大麓義書篇首題卷十其卷四卷五卷六究以何篇爲
之弁冕未見標識蓋公本意區全稿爲十卷劉申叔敘以謂定著
八卷家叔季芄先生續緝爲十卷者尙未得其實也惟各卷不及
編齊目次亦待釐定然冊中存文百二十七之總篇數自有限斷
要非後人所得而損益之耳民國四五年間余兄曾以授梓願付
寫時偶有不照乃將稿中原有之校定齊侯壺銘釋文温州建置
沿革表引温州古璧記敘三篇遺落未刊且臨時屨入遺文二十
餘篇大非本來面目是時延釗遠羈舊京不獲共與校字之役比
延釗得初印本讀之則見逐篇皆首尾銜接欲急就版片稍爲移
易次第俾還原稿篇數之舊竟不可能邇年延釗家居兄輒責以

檢理先箸之任延釗雖自維無似而竊願以勤補拙稍讀父書冀能仰窺家學之萬一既取浙刻本温州經籍志家刻本各原覆勘卒業乃著手爲此冊之讎斟謹依類分卷各自爲目寫成清本第一二三七八九十各卷皆以手定各卷之首篇爲分類之標準四五六卷則專取序跋歸之如此編次或與公之遺意不致甚相盤繆且於劉序所謂輯錄之情篇以類聚者豈不尤彰明較箸也乎竊案原稿凡自箸書序燦然咸具而獨闕宋政和禮器文字攷序似爲偶爾失載又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名原七篇小序依温州經籍志序例及墨子後語小序並入箸錄之例似亦當增以臻完備因錄此三篇別爲補遺一卷殿諸簡末并付殺青蓋不敢麤混於十卷百二十七篇之中致蹈前刻之失也所惜數年前季叔客歿燕邸申叔先生亦歸道山弗及再覩新寫之本爲之審覈孤陋

寡助良可唏已至於遺文二十餘篇則別冊仍存竢更遠搜廣訪
旁及詩詞意將纂爲經微室遺集歲在屠維大荒落涂月次男延
釗謹跋

經微室遺集跋

前人

先徵君生平著述具爲博編者都二十五種而綴草未竟之作猶
不與焉單篇論譔見於籀膏述林者百二十七目出自手訂抉擇
精嚴劉申叔以謂子兵餘裔非文翰支流嗚呼尙已至於詩文雜
製隨口而占援筆立就大率篋不留稿浸以放失當日自以爲命
世傳遠固在彼而無貴乎此迨夫異時追仰則吉光片羽孰非瓌
寶耶昔者余弟延炯志讀父書徵殘訪佚用心頗勤維時肄業鄉
校輒於課餘逸膳所獲而誦習之得二三十篇而余兄方謀鋟述
林遂盡舉弟所鈔者而并刊之以初印本寄示延釗於北平延釗

馳書還家屬將屨入諸文仍卽紬出留俟他日別纂遺集兄避之
弟亦爲然厥後弟負笈北來旋復以病歸一病累載竟不起兄則
人事沓雜亦積勞多疾斯事道成廢輟矣比者延釗先廬伏處補
讀遺書去歲始以述林原稿重付掌錄一復舊觀繼則覓求隊簡
冀宏捋緝半年以來時有續見從姪師覺助余網羅商量編校大
氏目覩原稿或其他手澤者先君爲人書箋每多逐錄自作詩詞在所必存其傳寫
而來者則必再三玩繹審辨眞贋祝延之辭外間所見無慮數十
編章實齋所謂因質施文神明其法李越縵所謂稱情爲文自運
杼軸凡斯之類固當悉著於篇卽或泛應給求但與周旋而俛仰
者亦竊錄之以存詞致蓋後人追纂與自定其集義旨殊也綜攬
茲所裒輯視弟原鈔文增數培且益詩詞謹寫成遺集八卷順德
李仲約侍郎文田嘗爲先徵君作經微室齋額因輒用題署將與

述林新寫本先付剗外此謄稿倘有再艱當更爲續編焉嗟乎
以延炯之賢而好學荷薪可期齋志初輒乃令不肖如延劍者以
四十無聞之碌碌獨孜孜焉效提槩而懷鉛守先其猶病諸待後
更將誰屬玉海縹緲縱橫風雨誠所謂存亡危急之秋也上章敦
牂辜月之拙次男延劍校寫終帙附識其顛末以綴冊尾去延炯
之卒也垂十稔孤露餘生孔懷增痛對寒檠而撫卷潛然者甯惟
骨肉之恆情哉

辛白詩鈔跋

林 損

孟冲先生縱其餘技爲古今體詩都四百餘首而特長於詠史斯
其學術之所寓也天台褚石橋序先生詩以爲闢題分韻之爲異
己雖然精義入神何適非道必平日有所積而後臨時有所發天
下有多積而少發之者矣未有少所積而能多發者也使夫闢題

分韻之爲而其多且精乃若此則先生之於史學豈易測哉昔吾
甌鄉先生王文公忠龜齡亦嘗爲詠史詩歷述皇王宰輔之跡以
備殷鑒先生之詩則於治亂興亡之故三致意焉百里之間千載
之下一旦遽出而掩其上雖源委之有常歟蓋亦隨世運而屢變
矣若夫立身行己本未嚼然先生亦何愧於龜齡哉

宋徵君年譜後序

陳哲

徵君生不逢時家國多難飄零南北備嘗艱險窮愁著術爲世所
共和者厥爲卑議一書卑議作於清光緒寅卯年間當是時洪楊
回亂相繼不定朝野固陋方自謂偃武修文赫然稱中興之盛治
甯復知天地中尙有所謂東西強鄰耽耽虎視於其間歟卽如碩
學多賢號稱東南大師之德清俞曲園先生猶以變通篇恐妨政
體况其下者乎斯何怪舉世洵洵目爲邪說亂夏羣欲起而誅之

歟雖然此猶徵君所謂卑無高論者耳徵君尙有高議書先卑
議作申周學重孔問共數十萬言周學者明今所謂漢唐宋學非
周以前之學孔問者以孔子廟問項橐譏今士失問也故曰學亡
於秦問亡於漢陳義甚新奇孤高又有君道吏道篇至欲廢官制
去階級蓋無政府主義是持論較鄧牧心伯牙琴爲尤激子道婦
道篇闢三綱忘六情似莊生至樂之說每與人言輒觸世怒且忌
者將欲以興大獄乃盡火其稿徵君旣沉滯廢鬱落落不得志然
其心固日以表彰孔氏爲己任者也其平生論政凡三變高議書
演莊周之學近孔氏所謂太平世之政見卑議演子游子輿之學
近孔氏所謂昇平世之政見晚近所輯之山左陳言錄演仲弓荀
卿之學近孔氏所謂據亂世之政見徵君之政說愈變而愈卑而
求治之心漸卑而愈切然其居境彌切而彌窮矣嗚呼神州長夜

四時嚴霜徵君獨有餘痛焉

跋鮮庵輯後

陳謚

此余亡友楊君則剛嘉所輯鄉先達瑞安黃提學紹箕仲弢先生之作而余爲補錄成書者也則剛好爲校讎目錄之學尤自服膺黃氏昔提學故與宗室盛祭酒昱長白端尚書方福山王文敏懿榮江陰繆太史荃孫宜都楊舍人守敬南海梁編修鼎芬並負時望治金石文字蓄嗜鴉槩與同縣孫徵君詒讓學者稱二仲先生余兒時輒喜留意鄉邦文獻每侍先君聞前輩故事心若夙契蓋不自知也己未之秋余始識則剛於吾家繩甫湫謬齋於是知則剛與余有同嗜焉則剛此輯載之曝書隨筆計文一十六首錄目以存而余未見其書辛酉春仲則剛復餘杭褚禮堂德彝書云鮮庵遺箸嘉處廬有雜文二十餘首予以知則剛此時所得較富然

亦皆提學不欲流傳之什而則剛尊人志林明經紹廉永嘉續集之所錄也余今辛未家居無事欲自蒐求鄉人先達遺箸用力益勸自清乾嘉以來詩文雜箸無慮得百餘種伏案諷誦癖又作矣於是有獨見曉齋叢書之目是輯也則假楊氏傳鈔本依則剛所訂目略爲刪定去其不可存者益以他書所得付之寫官而論學之作亦惟吳氏說文古籀補島田氏古文舊書攷孫氏墨子問詁跋散氏盤靜彝釋文數篇而已固無所自見其立言之大者博採方聞有竢理董而惜則剛之亡久矣爲可痛也餘都若干首殺青既竟敬識數語附於篇獨見曉齋者余先祖明經公自課之室也

懷舊十四首丙辰舊作

池志澂

寒梅拔俗鶴清奇
儒雅風流是我師
記得霜天明月夜
西風同立古漁池
林香史先生汝梅

梧桐百尺淨無枝高格如君近亦稀妙筆未傳蟲鳥跡老來猶讀

意園詩

許雪舫先生啓疇先生有意園詩稿

落落張公樸亦幽閒吟詩句最清流偶來佳客茶爲酒半畝黃花
自有秋張菊年先生成祐

雅淡清和王小雲蕭疎山水頗傳神平生不喜脂韋習我是當年
賞畫人王小雲先生鴻誥

瓜面劍身削且癯治平早著萬言書滄桑未改英雄老變法新新

半蟄廬

樂清陳志三虬有治平通議著世

十年浪跡等飄蓬壯志誰憐命獨窮唯有愚公能戀戀論交猶見

古人風蔣心愚先生夢瑣

窮奇兀稟老周郎對座談風不可當與我相欣常相話文中狷狷

酒中狂泰順周麗辰煥樞

泰順畸才第二周文章俊雅亦清適秦淮花月當年夢猶記同游

到莫愁泰順周曉芙恩煦

燈火申江落魄時悲秋宋子最吾思六齋卑議名言在世界翻嫌

出版遲平陽宋燕生存禮

永嘉詩人免俗難古交滄雪獨姍姍清風綠竹三間屋夫婦橫琴

對月彈永嘉曾滄雪先生詠春

高淡時文大布身當年血氣見天真晚來書著太陽教韜世甘爲

市井人金雅蓮先生鳴昌

我憶昆陽楊仲漁恂恂家法繼中書平生所學雖科舉得失榮枯

却淡如平陽楊仲漁鏡澄

古怪濟南太學生才高遇事氣縱橫東坡詩句龍川策擲地能爲

金石聲林祁生慶衍

富春公子舊翩翩與我生同屬虎年早歲科名悲短折誰知人物
宋南遷孫翼齋詒燕

蟲詩十二章并序

王理孚

虞山錢蒙叟讀禾髯進士蟲賦三十七篇窺其指意蓋亦荀卿
子請陳侷詩之意有託而云者也愼然歎息作蟲詩十二章以
詒之自序云余之意卽禾髯之意也海髯於三百年後讀蒙叟
詩亦愼然歎息依題學賦亦得詩十二章不學如海髯烏敢步
武蒙叟然海髯之意固卽蒙叟之意也

蜘蛛

結網午晴初添絲滿敞廬敢辭經緯苦常恐紀網疎空有垂天志
何曾要地居蚊蠅人共棄待爾爲驅除

燈蛾

憫爾微蟲紛紛赴火忙黃那真速化赤燄正猖狂上客多焦爛
明時有毀傷更誰消此劫滅燭使無光

蟬

哀絃何寂寂高柳夕陽明飲露悲秋冷畏人知我清南冠猶作客
碧樹豈無情易落兒童手多因最善鳴

蜜蜂

蜜國詎無主惟非色尙黃勞勞雙股重采采百花香短課春多雨
嚴衙夜點糧釀成供一割畢竟爲誰忙

蚊虻

輕盈憐鳳子雙翅薄於羅拚向花間老閒聽扇底歌粉痕和露退
眉樣入時多所惜蘧蘧醒春從夢裏過

螢

身世長依草乘時滅復明有生皆腐化到死只宵行巧向人衣坐
光同鬼火爭涼秋天未曉爾輩任縱橫

蒼蠅

失時爲弔客得勢上金鑾只願腥羶逐全淆黑白觀營營止樊棘
擾擾入杯盤及溺人誰惜徒嗟下箸難

蚊

昏時爭一出直欲負山趨夜夜喧成市家家痛切膚肌營腸破潰
掌摑血模糊莫恠眼光小焦螟壯此都

蛔蟻

豈但膏肓疾危堪是扁倉伺微生內變失計在包荒同是腹心疾
何須較短長排除原有術盪氣一迴腸

蟻

棟宇將傾矣纍纍見蛀窠
窒封原避雨隄潰竟成河
失水長鯨賤飄風大樹多
早知歸一夢應悔戰南柯

米蟲

俛蟲三百六我亦祝豐年
畢世惟求飽微生總可憐
未能餐綠字豈敢厭紅蓮
同類何相厄飛蝗忽蔽天

蟋蟀

清秋霜氣重萬籟忽成瘖
芳草幾時綠王孫空有音
天寒頻促織歲暮獨哀吟
勝敗都忘却金籠漫費心

易安居士填詞圖爲余真題

陳閱慧

匝地繁英金亂綻獨坐心傷
聞過雁梧桐細雨滴黃昏
填詞應是聲聲慢詞家三昧
悟最深張柳歐蘇付嘲訕
茗溪雲麓彼何人傲岸固知
招侮媿誰憐命婦伍流人
晚境艱危逾入棧鑄肝鉢腎亦

何爲識字從來多憂患歌詩空復追杜陵文武嬉恬甯足諫淒絕
雙溪舴艋舟載愁自歎飄零慣詞仙一去近千年夢紀鵬鴞空
幻惜虛俎豆藕神詞持較茗姬輸一間藕神詞在濟南大明湖嘉
道間濟人擬祀易安惜何
蟻叟不爲書栗披圖疑坐歸來堂胡馬未來時清晏點漆雙眸瑩
主如月上故事秋水古器洵能辨眞贋宣城女史悟前身嗜古亦解閒錢辦合將
此幘供深閨薦以寒泉秋菊辦

聞遼東戰訊不眠作

夏承燾

黑頭不耐閒居課二更短筑無人和江潮日夜變秋聲來繞匡床
撼高臥董龍雞狗不足嗟坐聽天狼如雷墮看人干戚舞刑天容
汝雍容話江左江樓髣髴見瓜州晶晶西興數星火安得樓船共
放翁大雪聊城飛一箭

歎逝四首

宋慈抱

胡大令 蓉村

最憶辛壬歲墨池訪我時銜盃惟飲酒抵几便談詩桑梓憂兵劫
膏肓奈病危神交孫太史遺箸仗昭垂昭文孫師鄭太史以胡丈詩入清代咸同詩鈔中

王大令 筱牧

皖北歸田日郊原策杖行待人無畛域論事有權衡絲竹倡酬樂
文章閑適成吾如孟東野聞訃歎勞生

洪廣文 博卿

赫赫燉煌族公眞學者師少年工作賦老去愛填詞室有斜川和
門誇小阮奇芳蹤俱已矣陵谷悵頻移往時與公以詩倡和者令阮叔林太史卓然名家令佳句今俱作古

王明經 子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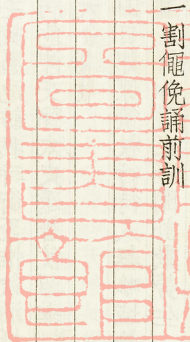
吾年方舞勺公爲闢愚蒙清代知經解唐朝得史通功名慙未就

師友感無窮一夕河汾冷遺書委蠹叢

南昌從役十六年作

李翹

仲宣從軍樂萬壽負戈歎澄清自茲始憤慨思投翰千里越洪濤
貞觀赤石岸紆迴九派殊移徙三江變于時節序晚淒風正激迅
廬岳闕煙霄洪崖杳幽峻豫章哀子遺屋舍餘煨燼軍府識髦英
艱危資忠信尙想徐陳賢誰知周程慎卑躬士方至曲全道益進
鉛刀無一割僂俛誦前訓



方國珍寇溫始末序

劉紹寬

余少卽聞吾鄉葉簣林先生嘗有方國珍亂郡考而未見其書厥後葉生鍊羣從余游以鈔本見示鍊羣先生族孫也余修平陽縣志嘗再假閱之今吾友黃子溯初來徵是書余復索諸鍊羣久而得之乃別一鈔本題曰方國珍亂郡始末余謂是書體倣紀事本末自名始末爲宜而亂郡之名亦有可商者溫州元時名路不名郡明清以來改名爲府今稱爲郡名實不應且國珍據有慶元台溫三路今通稱曰郡亦不知其爲何路傳曰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國珍先據台慶後及溫州應名寇溫爲宜遂改訂其名爲寇溫始末此本輾轉傳鈔誤字極多且原書徵引亦間有譌誤之處因取元明兩史及諸州縣志與他書之涉及方事者逐加校攷其間彼此互譌者不一而足乃爲悉心是正遂將原書遺者補之誤

者訂之閱二十日而稿成竊謂是書雖寥寥數葉而於當時政治之窳敗禍亂之萌生一一可求其故而足爲後人鑒戒至於忠臣義士孝子節婦當此民彝泯亂之日皆能致命遂志而不汨於俗此尤見秉彝之常在反經之有由而世之不終於亂也且是書足正史志之誤者有三焉元史謂納麟以宣敕募台州民夾擊國珍今攷其所列之名有籍温州者鄞縣志通謂瀕海大姓其詞甚當而元史專屬之台州民誤矣一也甯台府縣志皆謂方寇據溫在至正十五年而溫志謂爲十八年今證以他書溫志不誤則甯台諸志皆誤矣二也平陽周宗道爲元守土方寇軋之謂敗迨被執後其下始款明以遂方溫鄞諸志及他書多可攷而明史謂宗道先款明而後爲方所敗如是則宗道始終奉元之節不見而且與方寇之反覆元明間幾無以異矣納款先後一言之誤所關匪細

此有不可不辨者三也先生枕藉經史博極羣書余先生生後百餘年於其書未能盡讀今訂是書惟於所據有可攷見者注其出處其未見者亦悉爲標出以待後人補注焉至於先生原文有所移易竄改者非敢逞臆專輒惟求紀事翔實成爲信史而已先生有知其必首肯之而不以爲僭歟

遜學齋文目編年錄跋

孫延釗

延釗纂次先大父太僕公年譜畢乃悉檢家藏公所爲古文初稿最取原目按年排比爲此錄一卷此錄及下卷詩目編年錄並可與年譜所載事實互資考覈其詳記著作日月者並次其月日不識年分者三十五篇則以彙列於最後而就中細繹文義略得推知其時者竊附案語以明之稿中篇尾間綴時賢評語茲隨迨於題目之左方蓋公之文境所歷與夫當日朋僚相知之雅概見乎

此初稿校刻本正續文鈔多文三十一篇然稿中於此三十一篇
卻無自注刪削字樣而奏議書札刻本咸未箸錄則公之旨又似
別有在者公嘗語人曰先人手澤惠其少什襲藏之以示子孫無
以刪爲續鈔二周爰推本斯意將刻本未刊各文從稿中逡騰若
千篇附載於年譜可作文鈔補逸觀也惟稿紙局篋已非一朝其
經蟬魚侵蝕字落句斷者難以盡寫姑闕文而塵存其目耳至於
公揚歷中外與道咸同光四朝名臣多爲雅故其間頗相問訊寸
簡尺牘隨意揮灑散在四方者甚夥或有語涉政治學藝及當時
軍旅之事者匪徒見蹤跡於神交抑亦資方聞之時術顧初無副
稿恨未能徧搜而悉存之若夫公論究古人文章義法則永嘉古
文詞略十二卷中言之最詳其他綴記於玉海樓藏書冊端者或
得意文中或會心言外朱墨戢善尤不勝紀延釗旣盡覽之遂一

一手鈔於別冊輯成遜學齋文史箋評六卷以示後學吾家子弟
儻有志於秦漢唐宋作者及鄉哲止齋水心之文者卽此六卷十
二卷而子細推詳之沾溉不可窮矣公之評史記也曰三晉齊田
常之立而春秋不能不爲戰國矣孔子之卒而東周不可爲矣故
於周諸侯世家中書田齊之弑君書齊威王之元年書趙韓魏之
得列於諸侯而皆書孔子之相魯孔子之卒故諸侯世家以三晉
田齊終而卽以孔子繼之又曰孔子卒而萬世之天下皆爲秦漢
之天下矣故以孔子世家居周之末居漢之先書孔子世家後又曰齊三
晉以後太史公所惡者秦始皇也擊秦之舉自涉倡自親滅秦者
項羽也故項羽爲本紀列漢諸紀之前陳涉爲世家列漢諸世家
之前書陳涉世家後又曰蕭何爲漢首功而太史公敘其世家以千餘字
了之此豈後人所及然觀其所言何能知高祖知韓信知曹參則

其能用人可知也。用鮑生計，用召平計，用客計，則其能聽言可知也。其興關中卒，輒補缺，則其平時之訓練購肄可知也。轉漕關中，給食不_乏，則其平時之務農豐財可知也。收圖書律令於前定，法令約束於後，則其總攬大體深明遠略可知也。千餘言中而蕭何之相才與古今為相之道約略括於其中，此所以為太史公之文也。歟。書蕭相國世家後又曰：蕭曹留侯漢業，所由興也。陳平周勃劉氏所由定也。故亦為世家言。書曹相國世家及陳丞相世家後又曰：三王皆不傳後，而以為世家者。太史公固自以謂附也。然信如策文所云，則兢兢業業固可以永保其家，而藩輔之立其為朝廷重也大矣。諸侯王至乘牛車，則以其不能守法而漢徒以權制之，於是諸侯無世家者矣。此王氏之禍所由起也。故世家以五宗終而繼之以三王之策文，封建之衰，史公之所深懼也。書三王世家後又曰：自武帝用公孫宏尊

卜式而功利之俗成矣此太史公所深惡也故世家首吳泰伯列傳首伯夷叔齊又曰善人得禍史公以自寓也不軌逸樂則當時將相酷吏之徒也卒以砥行立名則所爲託史記以自見於後世此傳與報任少卿書互相發明其行文如雷電恍忽興雲而波厲真千古之奇文矣書伯夷列傳後又曰清靜無爲之說興而紀綱法度蕩然盡矣此民所由無所措手足而刑名法術不得不承其弊矣故老莊與申韓同傳刑之不足而必繼之以兵此司馬孫吳子胥列傳所以又在申韓之次也書老子韓非列傳後又曰仲尼之道不行而其弟子亦無一人得用者此春秋之所以爲戰國也由管晏以至伍員春秋之勢極矣七十子以仲尼弟子稱而周衰不可爲矣商鞅蘇張諸人所以成戰國之勢也太史公蓋深悲於其際矣書伍子胥列傳後又曰蘇張迭起卒之縱散爲衡而秦之勢成極於白起王翦而六

國無復遺種然秦亦以亡此戰國成敗之大局也殺六國之所由滅而秦之亡卽附見於王翦傳太史公深有惡於秦也繼之以荀卿孟子亦猶仲尼弟子居春秋戰國之交儒術之絀而世變因此愈不可言矣書白起王翦列傳後又曰孟荀列傳猶孔子世家仲尼弟子之旨也孟荀不足以勝淳于騶衍輩而五君范雎蔡澤等遂擅名於戰國此六國及秦之所以亡也然信陵猶能存魏樂毅猶能存燕趙藺猶能存趙田單猶能存齊六國不能用人以自存而仲連之奮屈原之憤相繼而起矣終以不韋喜秦之先亡也次以刺客悲六國之終不能報仇也故曰太史公述七國其所惡尤在秦也書孟荀卿列傳後又曰信陵傳末終之以十八歲而秦虜魏王與樂毅傳末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李牧傳末遂滅趙屈原傳末數十年竟爲秦所滅皆史公文章脈絡也書魏公子列傳後又曰田單之後不韋之前

出魯仲連鄒陽屈原賈生二傳太史公文一大停頓處又曰魯連
之爲人與戰國時言功利者意趣獨迥然不同而鄒陽屈原賈生
皆能以材被讒而借文字以自見於後世者也此太史公所以自
寓也太史公文如神龍行空有時忽現鱗爪書屈原賈生列傳後又曰李斯
蒙恬秦政之將相也以二人畢秦事而先之以不韋明秦之已爲
呂也秦諸大臣能亡六國而亡秦者卽秦之大臣六國諸大臣不
能爲六國報仇而爲六國報仇者亦秦之大臣天理之可畏如此
史公則痛快言之矣書呂不韋列傳後又曰李斯傳獨爲委曲詳盡者箬
秦之所以亡斯高皆秦之所由亡而高不足以立傳故附見於李
斯蒙恬二傳以李斯蒙恬繼刺客者惜荆軻之無成而猶幸爲六
國之刺客者卽秦始皇之將相也李斯傳末而備載子嬰之亡無
乃贅乎曰太史公於七國最惡秦始皇故於秦之亡則痛快言之

在一傳爲疣贅在全文則精神血脈之所聚也觀於項王斬之二

語則余於項羽猶本紀以爲予其滅秦誠不妄矣書李斯列傳後又曰張

丞相申屠丞相以後漢之相業不復足觀矣故以此二人爲漢相

之殿而御史大夫數人者附見焉然二丞相雖視蕭曹陳平異猶

可取其一節故得如蕭曹陳平仍稱丞相而後此之恬侯平津侯

不復曰丞相矣書張丞相列傳後又曰萬石君者言其徒富貴而已以醇

謹無他至宰相大臣漢之所由衰也蕭曹之業於是不可復見矣

故以此傳終漢相而繼以扁鵲倉公傳以見醫國之無人也書萬石張

叔列傳後又曰太史公最不滿於武帝之伐胡而安國乃首主和親者

故將敍匈奴及衛李列傳而以韓安國先之書韓長孺列傳後又曰二人

皆諫伐匈奴者故以次衛霍後太史公所深惡者武帝窮兵之舉

也書平津侯主父列傳後又曰太史談論六家要指曰神大用則竭形大勞

則敝形神離則死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此數語直與武帝相反故凡遷之書皆爲武帝作也武帝時所謂儒者公孫宏等也則不如道家之無爲明乎此則知遷非抑儒術崇黃老者遷自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則其學之所從來可知矣書太史公自序後先叔祖侍郎公謂公於史記能以全書作一篇讀見史公大意足補歸方所未備卽此諸條是也震川望溪之筆馬平王氏彙刻行既學者所習見凌氏評林及其後諸家筆記大抵各有傳書而公手點之汲古閣本鴻寶獨秘因附箸其所論之大者於此以其未識年月莫能繫於年譜也此外尙有細字短箋訂補二家原點原評之處色筆爛然並錄入文史箋評先徵君述公行狀云公爲古文辭導原遷固而王定甫亦謂勝處出子長蓋靡枕旣久深造而自得之焉

贈金松岑敘

宋慈抱

學問之道奚貴乎或曰學問以專精爲貴鄭玄之文通人不取溫公之筆四六不能鄭玄溫公既精於經術與史學使銳志爲文則在漢僅足爲孔融王粲曹植輩爭席而在宋不過歐陽修蘇軾之流亞已耳故務以一端自任或曰學問以汎濫爲貴班固修漢書乃能爲兩都賦張衡賦兩京開元占經載其靈憲楊雄以詞章名太玄方言固治經著述學亦何必一端哉是二說也宋慈抱皆聞之則姑大言之正言之以答曰學問一道以有用爲貴以無用爲賤孔融以清狂賈禍王粲以文字媚權貴曹植溺情詩酒誦俳優小說五千言使之治國平天下能乎否乎蘇軾得力於縱橫家尤不足道以比於鄭玄司馬溫公之經術史學有用無用可一言決也班固有兩都賦乃能修史信矣然修史徒崇文采識斷不逮太

史公遠甚張衡揚雄則醇疵雜出其汎濫固不以方隅自域其有用尙難比鄭玄溫公也惟歐陽修以諛墓爲務修五代史乃能本春秋之義例得龍門之識斷褒貶森嚴捐空文而崇直筆斯眞明有用無用之分耳慈抱持此說以答客客不知所謂而退則舉以質吳江金君松岑松岑或亦首肯乎蓋松岑之學由俗眼視之謂之專精也可謂之汎濫也可謂之有用也可謂之無用也可慈抱不識其人讀其文若詩與徐君哲東贈敘而知松岑貫穿於羣經諸史旁涉乎九流百家能爲駢散文能爲古今體詩謂之汎濫可也然於汎濫之內文則沈博絕麗詩則豪宕奇詭非專精者不能爲取古史作宮詞古意倣三十六體稗官梵夾無不供其駐使謂之無用可也然懷經世之略明治水之方問禮于曹先生叔彥問文字聲韻於章先生太炎近且膺各省志局之聘以史筆自

任不謂之有用不可也松岑其先以汎濫而進於專精以無用而進於有用神乎技而幾於道矣往時曹明甫爲法官吾郡嘗約慈抱遊仙巖曰松岑來君盍偕行慈抱適有事不克偕至今以交臂失之爲恨適高君吹萬以松岑天放樓詩文見示輒舉平日論義與粗知松岑萬一者作序以贈之並質諸高君以爲何如也

木厂甲集自序

陳謚

余生七歲入學十歲誦唐宋韓柳曾王之文篤好而不厭十五讀漢司馬遷史記始作補墨子列傳十七見永嘉叢書而知留意鄉邦文獻十九走京師侍先徵君居益聞緒論得窺學問之大出從當世名流請業爲文迺稍稍受桐城義法以聲色格律之說自持余心勿喜終厭薄之而吾文有進境矣失怙以後世變日亟余於是居家持門戶不復專心讀書然鄉里之人無師而不悅學鷄鳴

以起皆蹈之徒也士生其間而欲有以自拔於流俗者鮮矣爰述
東甌人物志温州藝文志各若干卷十總之中所作文無慮百首
因錄其有關學術掌故者若干篇自爲甲集藏之敝帚之享亦人
情所不能自己若謂文章之事則余也鬼神未工遑論狗馬莊子
不云乎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天下之人固不可強而同也嗚呼獨
行無侶居亂世以思君子悲夫然窮達得喪豈足爲余憂哉

賈宅園探梅記

陳閔慧

茶山賈宅園藝梅最盛夙號梅村自前村度橋而往石徑蜿蜒岡
巒掩靄半里之外村舍鱗列炊煙出屋半作白雲繁英綴林紛如
皓雪南行折西徑路漸坦牆陰離角積皚叢芬間以棕櫚侶之修
竹老梅三五偃蹇離立棲迹深隱恍逢高人擢秀輕盈又如士女
翠禽刷羽下窺尊疊瓊葩辭枝忽點襟袂時間澗水響若珮環碎

石磷磷媚茲綠淨儵魚一隊游若乘空人影乍移翕然聚散旁有
石橋斜同略約拄杖逕度乃入田家古梅一株植已百載辭幹摧
朽霜皮逾寸蟻齧蟲雕生意未已虬枝上茁敷花特繁屈曲蚴蟻
奇古無匹林林萬樹斯爲傑出清馨暗嗅繞樹徘徊姑射匪遙時
涉遐想出尋故道遂陟山麓蒼松彌望列仗森然度澗而北蔚有
梅園翳高塞深冰玉一色茅亭一笠見毀颺母竹樹千尺下蔭團
瓢更經仄街重覩平疇有梅一樹架空若梁偃仰欹斜狀亦奇詭
清景易失勝集靡常濡筆記之用示儔侶時壬申十二月十三日
也

六十書懷

劉寬紹

滄桑幾閱此身存賸有平生未報恩老賤江湖辜宅相少長於外家楊氏
迂疏章句負師門謂金遜齋吳祁甫徐擢賓諸師分爲俗士鄉更好例作文人道

不尊畢竟儒風淪替日闇修誰復識申轅

辯生末學竟如何舊說新知軒大波縱使歐風趨倍根笛兒不應

國粹轢丘軻音殊宮徵休相笑味別酸鹹要待和慙愧卅年叨講

席未能何鄭泯操戈

釣游邱水舊關情晚續圖經豈爲名願挽士風敦善俗待諛吏治

起疲氓微文婉約孤懷寄尺稿經營十載成先哲有靈誰識我明

夷貞晦四先生謂宋壽山鄭初心元史
文機陳子上諸鄉哲

泯焚世局已如斯被髮伊川早識之異說乾嘉開鉅子末流洪猛

甚今時洛閩終紹尼山緒能秀俱弘我佛慈誰續薪傳消劫運榛

苓千載繫吾思

贈邵穎并令誦之母前以代一橘之獻
林 損

邵生十載百踵門發篋得書又萬言言言來乞壽母文自云母節

文苑內篇
乙
甌風社刊

屯且敦我聞生語心酸苦三復書辭淚如雨彼母之節猶我母躬
爲孤兒孝無取汗顏曷以答邵生勉盡烏私知權衡下筆定非鴻
毛輕久之亦以觀汝誠今秋述母昔者事一字一語出肺腑邵生
忽來增涕泗長跪更申十載意世衰道微人若犧物盈其間情不
齊憧憧往來夏變夷彝倫初建安有西邵生邵生何爲者舉手爲
生扶大雅孝子錫類知者寡于以求之林之下

讀漢書東方朔傳

宋慈抱

金門執戟自翱翔柱下工時拙首陽不學平津談經術曾因上苑
著文章湯周法律民胥怨衛霍功名衆亦傷射覆詼諧忘得失佞
臣那比歲星祥

石遺先生示避亂詩感東省近事奉和

夏承燾

衰衣百輩愧高勳袞袞籌邊腹負君快意誰傳隳邱費寒心天欲

壓燕雲未招朱旆歸千里又見蒼頭哭一軍翻彼藥師笑張珏汴
京此局昔無聞

和甘林見憶原韻二首

王理孚

南州冠冕更誰倫邪許同舟望若神疑謗早消羊叔醜文章莫慰
馬卿貧星河耿耿成長夜方寸蓬蓬有遠春萬里先鞭爭一著不
堪東海正揚塵

白柄長鑱羨伯倫無田倏忽誓江神少年壯盛狂兼狷老骨嶙峋
病卽貧芻豆難求千里足江山空說六朝春黃金華髮飄蕭日門
外紅飛十丈塵

我軍克南京作

李翹

用兵有至道人欲天不違簞壺迎卒徒寇敵望崩摧迅發及浙河
制勝出淮淝建義已阡落徐方坐驅馳在昔仁聖言東南信都畿

廣輪猶舊制表闕尙崔巍許謨賴賢才弘納在良規永垂萬古業
遠略綏羣黎

二月十七日與羅燮祥林沐森遊花地

李笠

江邊喚渡擾珠娘十載重遊認舊鄉

民十三年與陳斟玄蕭戶以作賓揚少勤諸君遊此

蟹名人似鯽

江邊喚渡擾珠娘十載重遊認舊鄉

地緣花著語含香楚謠越諺欣同調

湘人林

叢菊天桃竟共芳

園中菊記取新春纔十日嶺南樂事莫

相忘

二月二十一日遊白雲山

前人

南國春新雨乍晴白雲初探最縈情散花有女初停舞

山麓某寺旁別墅有

男女習

問竹無人且獨行

因不諳粵語蕭寺聲銷沉梵貝酒家塵

軟動哀箏

地有白雲酒家迷途不遠尋歸徑野趣悠然羨偶耕

張訊渡先生集敘

高誼

辛未春予寓居永嘉鄭氏樓一日鄭弟曉初以其敝篋所檢張訊渡先生文抄本見示閱之得文十六詩十五文有敘跋雜記贈敘碑志哀祭諸體詩多送別懷人之作張氏永嘉望族訊渡爲元觀之從子郡選舉志載元觀乾隆甲子舉人其兄元旭乾隆丙辰舉人皆康熙丁丑舉人張式霈之子兄弟以詩鳴郡藝文志間采錄之元觀有顯齋集王西莊嘗爲之序顯齋之壽其族濟如弟而使訊渡代之則知訊渡之文之見重於顯齋矣訊渡之贈雲鸞大兄也由其仲子廷鎬造請志稱廷鎬爲乾隆戊申歲貢必有文名則知訊渡之文之見重於張氏族矣至其壽族潔菴叔前稱先君子自嶺南罷官歸末稱曩余歸自嶺南則知訊渡之先人必曾官於嶺南而訊渡必隨侍於官所者考永嘉人物志惟載張元彪曾

授海康知縣子正宰癸酉副貢正竊拔貢而並不詳訊渡之姓名
意訊渡或爲正竊之弟未可知也顧予觀孫太僕跋虎文父子詩
集稱松濤閣詩元彪箸有甌吟吳吟粵吟燕吟哀思百鳥吟五種
有張芸墅王西莊侯夷門序跋正宰箸柿園詩二冊袁簡齋爲之
論定而亦未及訊渡之文與詩觀於訊渡之贈邵奐望表弟自言
北征歸秋賦之役遂良其趾則知訊渡以弟子員終宜乎郡縣選
舉志不列其名雖有文與詩而終不獲表見於世也予深爲訊渡
憾書以志之

遜學齋詩目編年錄跋

孫延釗

先大父太僕公所爲詩目都一千一百三十四首謹就篋藏所盡
見者以年爲綱排比先後刻本題下所注年分間有舛悞其篇第
先後亦復稍有錯亂茲據原稿目次細
校釐遜學齋詩鈔係公總題其集之最後定名而平日所作篇什
定

則初有芸根吟盤谷草堂談海齋松聲閣敦雅堂嘉遯軒鍾山草
堂娛老堂各鈔又嘗以燕臺集及翰苑集手署於稿首者茲將各
稿之原名分年注明以備攷覽右列總目惟癸酉瞻天日記所載
詩五首本無副稿者外計各稿共鈔詩一千一百二十九首取家
刻本正續鈔篇數相校刻本少二百單九首其中公手筆刪去一
百九十六首卽今題下一一注刪者是也尙有聯句九首稿本不
箸刪字而刻本皆未之見又甲午八十答俞蔭甫見壽詩四首以
刻本先行未及刊入今與癸酉日記所見五首並錄存於年譜凡
得垂佚之詩十八首云延釗竊案先徵君所爲公行狀云公於詩
嗜山谷又按劉存仁岷雲樓詩話云酷似山谷而得其神髓俞樾
春在堂隨筆云所師者宋之黃而錢塘沈朗亭與公同賦澄懷園
池荷詩有主人詩派追涪翁之句

沈文忠公集九黃巖王子莊祭公文有

詩雁行乎分甯之語柔橋文鈔巴陵吳南屏謂江上草堂歌等作骨法

從涪翁學杜之短章來燕臺集馬平王少鶴謂題孔繡山三世受

經圖等篇有似黃詩濃至之作漢陽葉潤臣謂癸丑除夕懷南屏

等篇少陵之骨山谷之神翰苑集中然則公詩宗江西世人固嘗

知之而同聲欽歎矣蓋公初從黃樹齋司寇遊治古詩其後為詩

日久根柢既深遂泛濫於唐宋元明而於東坡之天才山谷之學

力最所服膺家藏王漁洋古詩選鈔東坡七言卷中公有評語云

以學力非不可蘄而至也故壹意於谷焉嘗曰漢魏作者誠有得

於比興之旨溫柔敦厚之教去三百篇為近而患其取之太隘出

之太簡不能極文章之變詩之精微變化至杜韓而經涂大開至

宋人而奧窔盡闢其蓄蘊甚闕其施用甚博後人之精力有非前

人所能囿者故予自四十以後詩乃多近蘇黃雖其根柢未嘗與

漢魏異而狀貌之類者鮮矣文續鈔二周仲梅詩序又曰子美退之迨元虞

江漢分行源相似蒼松老崖石底江近者尤嗜分甯黃中冷泉水

煖苦薺頗似喝中飲清涼又曰詩人前身洞山禪嚼蘗茹冰不可

近豈假贖齧增妖妍要自風騷久釀醞此可見公嗜黃之深而其

學黃乃在歷盡漢魏三唐之後而造詣所謂穿幽谷望滄海之境

也家藏姚姬傳選七言今體詩鈔卷中公有評語云東坡詩如坐建章宮殿八窗洞開萬象畢見山谷詩如飛步巉巖仰穿幽谷

忽見口口遙望滄海皆能自造境界洪炎序豫章集以為包曹劉之波瀾兼陶謝之

字量可使子美分座太白卻行今讀公詩往往如此要非斟酌十

代甄綜千家不克有也公於漢魏唐宋名家之作評騭得失邛為精詳凡所手選延到別有輯錄本敬題曰

遜學齋評選歷代詩鈔 玉父又稱魯直詩憂國愛民忠義之氣隱然見於筆

墨之外公之所作則庚子辛丑以逕戊午南行道中諸什皆汪梅

村所謂隱憂逮小雅忠奮近臣舌梅翁詩鈔四送孫廉訪俞蔭甫所謂憂時

文苑內篇 三 歐風社刊

感事之忱不能自已而發之於詩者遜學齋詩鈔俞序尤足想見千載兩

賢其志概冥符遙契用能嗣響振音以上溯古詩人立言之遺意

豈第所云狀貌之近似哉延釗猶憶丁巳戊午間與五弟延炯同

客舊京僦居城西之大益街每夕延釗退食弟自學校歸則矮

屋小几一鐙相對展刻本正續鈔共讀之以爲樂或當天寒夜闌

戶外玉沙瑤屑積厚盈尺猶瑟縮傍爐並坐諷籀而弗綴詩中本

事弟有不明者延釗爲語之弟以手記於眉端延釗未嘗聞者闕

焉如是者幾閱月而全鈔十五卷畢誦一過凡得箋注二百數十

條並隨筆斟正雕鐫之外譌若干處今注本猶寓余目而弟也先

爲古人風雪對牀前塵如夢廓然庭樹往哲含悲此延釗編寫是

目之餘所爲悵觸而竄涕者已

甌海軼聞續編自敘

宋慈抱

宋慈抱曰甌海一隅雖稱鄙陋南宋時經制學說足與程朱相抗
衡有清時攷據學說足與段王相對壘煥乎盛哉其待後人之提
倡保存已曷言乎經制學說也宋仁宗時周行己許景衡劉安節
輩北游太學列程朱之門永嘉學於是萌芽鄭伯熊仕黃巖請業
於隱君子徐庭筠庭筠胡安定弟子所謂經義治事也伯熊歸授
之後進薛季宣陳傅良葉適之徒相繼並起務通經以致用極盛
一時曷言乎考據學說也孫希旦於三禮專治小戴爲集解五十
卷疏通鄭孔之窒補苴宋元所無名物制度攷索詳矣校玉海及
契丹國志又纂修二通國史卒以積勞而卒方成珪爲集韻攷正
韓文箋正未刻如困學紀聞校及東萊讀詩記校則錐勘尤精孫
詒讓少讀漢學師承記慨然有治經小學之志與德清戴望寶應
劉恭冕海甯唐仁壽儀徵劉壽曾爲友討論講貫益臻絕詣遺著

有周禮正義墨子問詁古籀拾遺札後温州經籍志等十餘種風
行東瀛學者稱籀頤先生往時籀頤尊人琴西太僕爲甌海軼聞
一書蒐採鄉邦軼事史志所未詳者隨時輯錄補國聞之缺其援
引之富鑑別之精足與劉孝標注世說裴松之注國志相抗衡非
僅有功於一郡文獻已也而於永嘉學言之尤詳上起皇祐豪傑
之始興下逮國朝火薪之相接曰永嘉學案總略若干卷又別纂
宦績文苑介節義行數門孫希旦方成珪旣在其列永嘉周天錫
張振夔秦順曾鏞輩亦極力表彰蓋先太僕數百年若數十年或
互相師友者大而功名道德小而書畫藝能無不備載焉何其勤
也慈抱生後太僕又六十年嘗謂太僕治南宋經制之學古文推
重止齋水心二氏同時聞其風而起者樂清陳虬著治平通議平
陽宋衡著六齋卑議儼然將救民於水火之中瑞安陳黻宸文史

學宗浙東章氏說獨相與兩軍對壘尤足傳也籀廩治有清攷據
之學同里與之討論者黃紹箕正墨詒十許事爲楚詞補注漢藝
文志輯略中國教育史雖未成然固博雅而不淺陋矣平陽教諭
吳承志治漢學精審不及籀廩著平陽獻徵則厥功頗鉅此可列
名宦或寓賢也慈抱近爲甌風軼聞續編八卷於太僕籀廩父子
遺聞軼事散見異地人著述者摭拾無遺其同時師友除向所述
外安固四忠及黃體芳輩或以氣節著或以義烈名均備載而博
取焉且一字非凡造太僕有靈其首肯否耶與慈抱同時留心鄉
邦文獻者平陽劉厚莊丈方修平陽志同里楊志林丈著甌海續
集皆精覈之作而吾友陳牧庵方草劫東甌人物志冒疚齋監督
前在甌時曾爲永嘉詩傳一書自唐迄今凡一千六百餘人詩一
萬三百首有奇惜未付刊與孫氏甌海軼聞及永嘉叢書温州經

籍志等相輔並行也慈抱此編往載温州某報章彼時尙非定稿而手民復錯簡疊出閱者厭之他日當精刻問世耳

仙巖新志序

陳謚

仙巖山在吾甌介永嘉瑞安二縣之間與天台雁蕩並稱浙東南奇山水也宋陳文節公止齋先生嘗讀書其中或曰朱晦菴亦曾來訪於此所書溪山第一額猶存蓋不可攷云唐貞觀太和間有高僧名慧通歸一者始建聖壽寺於其山之西麓有大中時陀羅尼石幢在焉余友張君宋膏好學嗜古士也於是成山志若干卷初康熙中僧佛彥佛泉嘗作寺志其書龐雜無志例不可讀張君因復條理重自釐訂正其訛誤去其蕪俗無用者易曰仙巖山志意甚善也余憶當八九歲時曾祖通議公壽已八十餘常喜游山水牽余童子每出邑北門過第一橋徘徊者久之以告余曰此先

世之故居也往愚溪而望龍潭或登西峴山尋觀潮閣故址謁四賢祠下往陶尖訪探花樓至宋喬問宋尙書之才遺事土人無知者四顧爲之歔歔太息而余獨以未至仙巖拜止齋祠爲請乃自今思之歷歷猶如昨日事緬然不可復得者矣及余旣長嘗始與張君遊仙巖舟行抵境有石坊則晦菴所書額也入虎溪橋南爲慧光塔聳然直立橋北積翠峯下則文節公祠堂在焉復東行爲超覽庵故址有獅子峯臥象山左右環抱折而北爲嘉樹臺臺東流觴亭有白蓮池出亭北行爲翠微嶺嶺下仰止亭西上爲止齋讀書臺臺表高處有石如砥方可數丈由亭北行至梅雨潭爲仙巖最勝處復折而東曰通玄洞洞背觀瀑亭望見瀑布之水若懸長空有自天上來者令人悠然生遐想也潭前有巨巖曰噴玉磯東則三皇井煉丹井黃帝池上爲雷響潭潭深數百丈莫知其底

以巨石投之砰然有聲若雷鳴自潭中起龍鬚潭復在雷響潭之上其水循崖而下如懸布故名更上無可登者張君相與俯視大笑此亦一時朋友游從之樂爲余十五六歲間事也辛酉而後余歲時或從世父拜戶部公墓過仙巖造絕頂秀才垵去山麓已二十里甲子道尹沈公既重修止齋祠余於是與祭事每歲亦必再過仙巖拜止齋祠然則余於仙巖之遊其視張君是亦多矣張君書成余書此以答之張君與余其意豈徒在山水之間哉嘗讀姚侍郎仙巖銘曰惟仙之居既清且虛一泉一石可詩可圖庶幾能得其概矣而天台雁蕩則余固所願遊而未償者也

抄本平津館金石萃編跋

陳準

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四卷原缺十五十六十七三卷烏程嚴可均撰張氏書目答問爲正續三十一卷未刊或另有續編亦未可

知原稿北平圖書館及吳興劉氏嘉業堂各藏一部嚴氏著述等身皆因卷帙浩繁多不自刻往往贈人刊行卽署他人之名屢承姚文田孫星衍校書之聘故此書雖署孫氏平津館實出先生之手原書題簽亦出先生手跡故細心鈎摹原書行數字數悉據原本影抄以留其真原缺三卷近人餘杭褚禮堂德彝先生爲之補苴然終不及嚴氏之詳贍博引也此書凡已見王氏萃編者皆不錄廡注某碑已見王氏金石萃編六字及某年月日而已其餘每錄一碑必詳其年月尺寸廣狹碑額碑陰以及文字之體勢諸家之攷釋悉仿王氏之體例王氏萃編共一百六十卷剗未竟而王氏身過後人爲省費計至金而止元代碑刻四十卷遂付闕如繼王氏萃編者有吳氏筠青館金石記瞿氏古泉山館金石文篇朱氏金石萃編補輯等惜今皆不傳而陸氏金石續編二十一卷

及太倉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百三十卷吳興劉氏嘉業堂爲之刊行頗爲藝林中所稱羨也王氏陸氏相友善當日皆力收金石故兩家爲獨富近來上虞羅叔言先生所得金石萃編未刻稿美卷列元碑八十種已在東京影行嚴氏此書能廣續刊行更爲三備矣余於去年春已商約同志數人擬輯資影行以公諸世因國家多故事遂中止爲一大恨耳爰書數語以告同好者

乞言

邵成萱

家慈姓王氏先外祖父惟宰公之女也年二十歸吾先君來初公爲室時先曾祖父母暨先伯祖父母與先祖父母皆在堂家慈奉養惟謹以孝聞鄰里先君苦學潛修卒以體弱賫志而歿時家慈來歸僅十有一年姊僅七歲兄汝霖僅三歲成萱則惟八閱月耳不圖家患頻仍大喪薦至越二年而先祖父又卒當是時家無壠

值僅屋數椽而已初先曾祖父母及先伯祖母均卒未厝至是家
慈日夜憂勞迄無善策旣而慨然曰逝者何忍久稽不有吾居在
乎乃卽鬻居營葬不稍瞻顧自先君歿後十二年先伯祖父卒十
五年先祖母卒家慈皆厝之於先塋先伯祖父無嗣又命兄奉其
祀家慈善鍼術成萱等衣食資之以給黎明卽起夜半始寢而日
惟二食未嘗一御朝餐故年甫四十齒牙盡脫如八九十者痛可
知矣先祖母嘗指兄曰爾四齡以上常通夜不寐爾母輾轉懷抱
兩足重繭至今步履維艱又指成萱曰爾自少多疾爾母每煎藥
床前必淚下沾襟爾等長成實非易易宜如何自勉用慰乃母之
心乎成萱等泣記之不敢忘當先祖母卒時成萱等宿苦塊中家
慈諭之曰爾父不幸早世爾等皆在襁褓且弱而多病又無恃以
爲生吾時將一瞑不視從爾父於地下顧念邵氏門戶一縷千鈞

况舅姑年高無人侍奉故舍其易而爲其難明知千辛萬苦九死
一生而成立不可必也亦惟自竭其心以僥倖萬一耳今幸汝等
兄弟皆年逾志學得拜祖母之靈吾他日庶可見爾先人于九原
矣言已而泣成萱等亦泣其誨成萱等厥首勤儉而率以躬行嘗
間謂成萱等曰勤能補拙儉可養廉爾曹縱不能爲完人亦不可
不致力於此其勉旃平居教他人子弟亦然又嘗謂成萱曰讀書
貴明義利窮達不渝爾若誇耀文章同流合污豈吾旨哉家慈性
嗜學幼時家延師授先舅父讀家慈嘗在堂後置一小卷竊聽而
讀之人至則藏去如是者數年蓋其時學校未興讀書非女子所
當務恐蒙訕也先二舅父仲漁公精醫藥家慈嘗從問厥旨然與
人言不及醫成萱等每有疾病卽自治之曰吾今乃知爲人母者
亦不可不知醫也成萱等少懦年屆十齡足未嘗出庭戶家慈憐

之不使就傳於外親督教之每晚必使背誦所課書無一字齟齬
乃喜一日成萱等誦少怠家慈曰爾父力學未就不幸中道而歿
吾以繼事迹志望爾曹今若此他日吾何以見爾父乎言訖淚泫
泫下成萱等聞教大慟稍稍自振不敢復事嬉遊及成萱等稍長
家慈乃使入學而家益貧不已使兄改執賈人業俾成萱得專讀
書蓋家慈自先君歿後二十餘年食不能飽居不能安菜色槁形
屢瀕于危有不忍一一言者成萱等不肖孤負血淚潛德不彰益
滋尤懼謹將聞見略舉一二以求當世蓄道德能文章者惠賜珠
玉用垂懿行于無窮而免罪辜于萬一焉

乙丑孟夏舊諮議局在杭同人宴集湖樓賦此紀事時同集

者杭州吳純伯恩洪克臣錫嘉興褚慧僧輔湖州蕭劍塵

鑑張篤生善潘芸生澄蔣馥生玉甯波陳屺懷訓紹興阮

荀伯性

存

沈蒲舟

鏡

樓醇安

守

羅賜伯

廣

台州陳襄臣

樹

鄭

平甫

際

金華王孚川

揚

衢州鄭渭川

永

温州王理孚

志

及

澂

余都十八人

黃迂

劫餘車笠各天涯不分相逢尙有時此日琴樽眞一樂吾儕鬢髯未全衰湖山無恙猿應戀城郭都非鶴亦疑努力追歡他莫問安排歲歲共銜卮

題王荆公詩集

前人

自古詩人少達官廟堂事業異儒酸牛山終有山林氣老廢金陵再起難

竹醉歌

劉紹寬

帝醉鶉首輕界秦衆醉魚腹葬靈均天人之醉且有失嗟爾草木非其倫胡爲曹騰入長夏白晝酣眠枝盡亞移根鬪土俱不知有

似醉人墜車下方今火令正司權張空赤繳擎高天醉心觸熱皆
能藏謹叟舉國如雷顛嘻嘻妖鳥叫未已頰尾魴魚歎如燬醉鄉
有託果可逃千日山中豈非美吾儕嶙峋只窮骨傳癖書淫甘埋
沒詩篇入手醉如迷可憐不是藏身窟竹中作屋事最宜竹林把
臂踪可追披襟相對薰風吹此君會有清醒時

思鄉曲

三十首之一
丁卯在濟南作

池源瀚

何處故鄉思仙巖最奇崛晦翁昔題字溪山稱第一舊游如一夢

卅年如昨日憶聽水仙操曾破塵襟爵

光緒乙酉春月過仙巖游宿聽孤峯上人彈琴今忽

忽四十年矣

遊江心寺謁文信國祠

姚琮

扁舟攜夙好大節拜名賢江晚人爭渡塔高月照圓千秋留正氣
片石認殘鐫莫謂彈丸地因人却並傳

紅塵飛不到得句待誰磨白浪風前急青山雨後多過江曾下淚

文山浮海至溫尋益衛二王不得會哭龍翔寺倚檻莫高歌國難今猶昔藺廉意若何閩

後中央派張繼等南下調解

右軍墨池

陳閱慧

席捲苔葑一鑑開當時五馬想頻來欲知賢守胸中字試看駕鵝

引頸回

蚪蚪猶疑滌墨餘筋骸勞瘁足欹歔眼前未遣風流盡一架蒼藤

學草書

和杜工部擣衣

宋慈抱

授衣須熨貼一杵倩寒砧為稱勞人體徒傷思婦心翩雛難事監

鳴雁况秋深何日匈奴滅閨中望捷音

